



四書朱子異同條辨孟子卷之十四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勿軒熊氏曰前四章極言當時戰國之弊九章論古聖賢二章言孟子出處餘皆講學修身齊家治國之事也

○揆孟子每下半篇多因上半篇之言而類記之故此第一章因前篇之末三章之意以見厚其所薄而不知推行之本正所謂不知務者然揆厥不仁之由則在好戰而貪土地故下類記三章以見戰之不仁而仁不用戰他如殺人親之重章古之為關章身不行道章不信仁賢章不仁而得國章民為貴章賢者昭昭章有布縷之征章諸侯之寶章皆仁不仁之分而為當時之諸侯言也周於德章仁也者人也章口之於味章善信章人皆有所不忍章言近指遠章說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近譬堂藏板

大人章養心莫善於寡欲章皆言仁義性命之理擴充克治之功為當時之學者言也其或言湯武或言堯舜孔子或言伯夷柳下惠亦舉聖人以為標的而仁義之師性分之全因應之妙造詣之極皆在其中矣其絕好名之弊引楊墨之歸亦闢異端衛正道之意故於篇終即孔子取狂狷惡鄉愿以大暢其論然後歷序羣聖以自附於見知之後焉其所以明大義晰微言紹往聖開來學者其功不鉅矣乎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蔡虛齋曰夫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蓋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今乃以民物為



所不愛何也。此亦所謂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之意。蓋理一分殊之說也。故民亦吾所愛也。視親則為在所不愛矣。物亦吾所愛也。視民則又在所不愛矣。

異王觀濤曰：首節仁不仁，重不仁邊，俱泛說。辨按：首句不仁哉，梁惠王也。既斷明了，則下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雖是陪起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來，然不仁不至如梁惠王之甚，亦未盡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如下子弟殉之云云也。故此二句雖未明說出，然前跟首句後照下節正不必以泛說為佳。○但是不仁者亦皆必以不愛及所愛矣。而梁惠之事，尤其易見而可戒者，故開口便嘆箇不仁哉。梁惠王也。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二

近譬堂藏板

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鬪，糜爛其血肉也。復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逮親。

同大全南軒張氏曰：仁者推其愛親者以愛人，不仁者以其忍於他人者忍於其親，仁與不仁之分，其端甚微，而其流如此。○慶源輔氏曰：仁人之思自內以及外者，自本而推之也。惟其自本而推之，故雖無所不愛，而輕重等差，蓋不可紊也。不仁之禍由疏逮親者，狗欲而從流者也。惟其狗欲而從流，故橫放逆施。

莫之紀極也。始也糜爛其民人而殘賊其子弟。終不至殺身覆族不已也。○朱氏公遷曰：此斥其不仁之辭。予之不仁，是因其所發而知其所存。惠王不仁，是因其所行而知其所蘊。二章皆以事言也。○蔡虛齋曰：此承上篇之末三章之意。一是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二是親親仁民愛物。三是此之爲不知務。蓋此四章皆有務本之意。

張張彥陵曰：子弟雖尤愛於民，而本章立言特重在民，勿過重在子弟。

撥撥集註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弟。明作三層，諛時解俱謂本章特重在民，是以餘意而失正意也。本章梁惠不仁，是玉腦，因不仁而並害及所愛之子弟，乃爲不仁之至。疏總註明下，親疎字曰：不仁之禍由疎逮親。○此及字只是連累波及之意。惠王豈不愛子弟，且其民畢竟是惠王之民，亦豈真不愛其民，然因貪土地之故，勢不得不驅民以戰，因大敗將復之，故又不得不驅子弟以殉，初念不至此，其後必要至此。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三 近譬堂藏板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爲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

同大全南軒張氏曰：春秋無義戰，如齊桓公侵蔡，伐楚，如晉文公城濮之戰，在當時其事雖若善，至於不稟王命而擅用其師，則均爲不義而已矣。○張彥陵曰：此章意在尊王。○吳蓀右曰：春秋是言春秋之經，非謂春秋之時也。無義戰指孔子書法言。

撥撥孟子因戰國時好戰不已，並不知征伐之不義，且或以桓文之霸功而欣慕之，豈知春秋之戰便見斥於聖經，何嘗以爲義而許之。彼善於此，正見其無義戰，故下節緊以醜國不相征，發明無義戰之意。○此可見孟子精於春秋處，但亦不重尋味春秋書。

法蓋春秋不僅載征戰之事而孟子獨舉無義戰以爲言則爲當時諸侯好戰而發可知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

所以無義戰也。

精義 尹曰征也者王者之正天下也春秋之際敵國相殘耳皆王者之罪人也。

同 大全新安陳氏曰春秋以道名分使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不作矣惟不自天子出而自諸侯出春秋所以作也無義戰三字斷盡春秋諸侯兵爭之罪。○蔡

虛齋曰征與伐何別曰有不義之伐無不義之征。○**辨** 按春秋只是戰並不是征孟子特解征字之意而曰敵國不相征正以春秋申如齊桓伐楚仗義執言假尊王之各以往正其罪蓋自詐爲征而不知敵國自不相征安可以敵國之戰而混上伐下之征乎此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四

近譬堂藏板

所以無義戰也。○學曾問孟子既說敵國不相征而勸國君行仁則曰天下無敵者何也曰敵國相殘害則爲王者之罪人以仁伐不仁則爲奉天之天吏是又不得徒執尊王之義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

愈也。

語類 孟子說盡信書不如無書者只緣當時恁地戰鬪殘戮恐當時人以此爲口實故說此。

同 王觀濤曰此章全爲戒成不可盡信而發特以首節引起耳非泛論讀書之法而証以武成也。○陸稼

書曰呂晚邨謂此章專爲不善讀書人害道說法愚意以讀書爲主則武成只是一証以武成爲主則讀

書只是引起耳。○吳藻右曰：無書，不過泯古人之迹，盡信則必失古人之心，甚有借以文奸者，其殆害不小，故不如無書。

辨按程註明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則書雖不指定尚書而已。照武成一書為載事之辭矣。蓋言理之書，如易象詩禮，無不可信。故聖人只說信而，姪在末當說疑而不信，即書亦非不可盡信。故程子又眷容存二字，況上章論春秋，此章論尚書，下章於奚為後，我若崩厥角，稽首之言，則信之，信其有合於仁人無敵之說也。此章於血流漂杵之言，則不信之，不信其大背於仁人無敵之言也。以尊王之義言之，則敵國不相征者，正也以奉天伐暴言之，則以至仁而伐不仁者，權也。合觀三章大意，益了然矣。禎按語類謂緣當時恁地戰鬪殘戮，恐當時人以此為口實，故說此，則盡信書二句，只作引起，正合朱子之意。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五

近警堂藏板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之義，反政施仁之法而已。

圖大全張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義，此教人讀詩法也。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此教人讀書法也。○王觀濤曰：奉天伐暴之義，屬初伐紂時反政施仁之法，屬既伐紂時。○全重而已矣。字見其餘不可盡信，便帶起下節。

辨按孟子所取之二三策，只是槃言。程子知實下奉天伐暴之義，反政施仁之法二句，蓋奉天伐暴者，仁聲之先路也。反政施仁者，仁政之初布也。正味謂以至仁伐至不仁也。○張子謂此是教人讀書法，蓋得孟子取武成二三策之意，則知聖人公天下仁天下之心，得孟子僅取武成二三策之意，則知聖人存取殘無殘民之事，何嘗不可類推了去。讀書觀以教人。

讀書法對教人讀詩法
言則書亦正指尚書

也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

杵春杵也或作鹵楯也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
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
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
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耳

或問武成血流漂杵之云乃紂之前徒倒戈之所為
荀子以為殺者皆殷人非周人者是也而孟子之不
信何哉曰此亦振本塞源之論蓋雖殺者非我而亦
不忍言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六

近譬堂藏板

大今余隱之云魯語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
旅之事未之學也孔子之意可見矣客有問陶弘景
註易與本草孰先陶曰註易誤不至殺人註本草誤
則有不得其死者世以為知言唐子西嘗曰弘景知
本草而未知經註本草誤其禍疾而小註六經誤其
禍遲而大前世儒臣引經誤國其禍至於伏屍百萬
流血千里武成曰血流漂杵武王以此自多之餘當
時倒戈攻後殺傷固多非止一處豈至血流漂杵乎
孟子深慮戰國之君以此藉口故曰盡信書則不如
無書而謂血流漂杵未足為多豈示訓之至哉經訓
之禍正此類也反以孟子為畔經豈不惑之甚耶○
朱氏公遷曰弔民伐罪興師之義也湯武之師是已
春秋彼善於此者假義而已若魯欲伐齊則貪昧而
不知義齊欲滅燕則暴虐而不合義季氏欲伐公臣
則強僭而犯義宋不度德量力而稱兵於陪地之四
隣是又衡行賊義以取敗亡者也此不明興師之義
○蔡虛齋曰孟子此言非初不識書本意蓋直反書
意而言之所以拔本塞源而為生民之命也○湯霍

林曰仁人句。迄論其理至仁不仁。方屬武王與紂說。○王觀濤曰。何其字言當時必無此事。但史臣欲鋪張武功。故其辭云耳。讀者不以辭害義可也。若盡信之。豈不為後世塗炭生靈之口實哉。

辨 按何其血之流杵。孟子本意。只謂以至仁伐至不仁。自不致得存此事。固不問其為周人。纜之為商人。自縊也。前徒倒戈。不過只是反兵。相向以順武王足矣。何至前者攻後。後者攻前。自相殘殺乎。又豈前徒則順武王。而在後者猶不順耶。故集註雖謂孟子是言。而或問則謂其為拔本塞源之論。雖殺者非我。而亦不忍言也。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

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

同 大全小註以帝王之世律之。大罪人也。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七

近譬堂藏板

同 張彥陵曰。世以善戰陳自負者。必謂舍戰陳別無可以敵天下矣。不知國君特患不好仁耳。好仁則天下自無敵戰。雖善安所用之。○王觀濤曰。好仁當兼平時。修德行仁。與一旦弔伐言單主弔伐不是。○天下無敵。謂天下不與之敵也。非是敵他不過。

辨 按若說善戰善戰者。不能無敵。好仁則無敵。便是與若輩較量勝負之辭矣。且於夫罪也。一句亦無着落。善戰善戰。殺傷百姓。正是。不仁國君好仁。則平日深仁厚澤。臨時伐暴救民。彼為得罪於上。天好生之心。此為體行上天好生之德。故好仁一句。自對過了。上節天下無敵焉。句却是帶說見如此。則天下自無有與之敵者。尚安用戰陳為哉。

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

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

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輪也。于書序作百。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書泰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為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首至地如角之崩也。

同蔡虛齋曰。朱子謂武王不如湯者其所指固非一端。然以此章觀之亦見得武王不如湯處在湯則曰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后我湯兵未至而民已先信其為救民伐罪之師而非敵百姓矣。初不煩一詞。必告諭而後民始安之。所謂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是少信得湯過若武王則猶須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八

近譬堂藏板

云無畏寧爾也。於是民始若崩厥角稽首。雖同歸於無敵。然亦不無優劣。○王觀濤曰。湯武平看俱是好。仁無敵者。革車載輜重之皮車。虎賁執射御之親軍。此二句只言不尚兵威。未說到無敵。直到若崩句。方見無敵也。
辨。捫孟子開口便說仁者無敵。若不以湯武之事証之。則當時人君皆不好仁。如何信得及。故孟子引奚為後我之言。則真無存與湯為敵者。引若崩厥角稽首之事。則真無存與武為敵者。故下緊接征之為言。正也。云云。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民為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

同大全東陽許氏曰。孟子之時皆尚攻戰。能者為賢臣。而孟子乃以為大罪。蓋國君苟能行仁政以愛其民。使之飽煖安佚。則下民親戴其上矣。其他國之民受虐於君者。心必歸於此。人既樂歸於我。我以親上

之民而征虐民之君。則其民豈肯與我爲敵。故引湯武之事以證之。○雲擘胡氏曰。觀此復引書而言。則可知前章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者矣。大抵此四章亦相承而言。一章以梁王之戰爲不仁。二章以春秋之戰爲不義。三章言武王仁義之師。必無血流漂杵之事。四章言湯武仁義之師。必不用我善爲戰之人。○南軒張氏曰。戰國之際。以功力相勝。善爲戰者。則謂之能臣矣。而孟子前以爲當服上刑。今又以爲大罪。蓋所謂深救當時之弊。使之循其本也。循其本有道焉。其惟好仁乎。好仁無敵於天下。若不至於仁。而徒欲以功力取勝。則天下孰非吾敵。勝與負均爲殘民而逆天矣。

辨按前解征字爲上伐下。蓋以上之正而伐下之不正也。此直解征爲正。則以己之正而正人之不正。以仁不仁爲上下。而不以君臣爲上下也。蓋以上伐下。固曰天討。以正伐不正。亦曰天誅。其理則一而已。○征既是正。則民各欲正己之國矣。上句緊逼起下句。以見不用戰之意。彼善陳善戰者。輔君以殲民。正仁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九

近譬堂藏板

者所必誅。安得不爲大罪。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末如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莊

周所論斲輪之意。蓋如此。

同大全南軒張氏曰。聖賢之教人。自洒掃應對進退

而上。皆規矩也。行著習察。則存乎人。聖賢亦豈能使之然哉。然而固不外乎規矩。舍規矩以求巧。無是理也。○新安陳氏曰。巧卽循規矩。熟後自得之妙。未有舍規矩而可以得巧者。上達卽下學之覺悟處。未有舍下學而徑可以上達者。但巧與上達。非教者所能致力耳。未嘗以爲出於規矩與下學之外也。○本文如詩六義之比。未嘗說破此。乃以吾道之教者與學

者言之也。○張彥陵曰：悟卽是巧，不悟卽是規矩。○
按：大匠亦非有與不與之別，與規矩處卽與巧矣。
所以下旬不說不能與人巧而說不能使人巧也。若
不能與則規矩中必無巧而後可巧亦隨規矩而與
之無奈不能
使之必巧耳。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
也，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飯食也。糗，乾糲也。茹，亦食也。袵，畫衣也。二女，堯二女
也。果，女侍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
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己。所性分定
故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 盡心下十 近譬堂 藏板

○大全南軒張氏曰：若將終身，若固有之，可謂善形
容舜者。蓋所欲不存，樂天而安土，窮而在下，則無一
毫之虧達而在上，亦無一毫之加，故無適而不得也。
○慶源輔氏曰：所性謂天所予我之性，分定謂雖大
行不加，雖窮居不損也。夫貧富貴賤皆外物之儻來
奇也。聖人盡性，故湛然無所欣戚於其間。隨遇而安，
不以物動已也。無預於己，不以己隨物也。○王觀濤
曰：無慕於外，不更慕他日之富貴也。無動於中，不覺
有驟得之富貴也。舜之心亦不自知其無慕亦不自
知其無動。自孟子形容之，則若終身固有之。
辨：按本文正面只是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
貴而有動於中。就忘遇上看，然所以不慕不動者，此
中卓有本領，非空空志遇而已也。況古來聖人隱居
求志，行義達道，貧時也不是飯糗茹草了，得事貴時
也不是袵衣琴女了。得事集註補出所性分定，故也。
一句正見素位而行，有許多事爲在飯糗茹草時便
有日聞善言日見善行，沛然若決江河一段意思，被
袵鼓琴二女果時便有樂以天下憂以天下一段意思。

思所以若將終身所以若固有之。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聞

耳

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為而感發也。一聞者我往彼來聞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曰知

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

同大全南軒張氏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感應之理未有不以類者方其殺人之親孰知人殺吾親其機固已在此乎觀魏晉南北朝之君互相屠戮自今觀之屠戮他人者實自絕滅而已矣孟子斯言欲使時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十一

近譬堂藏板

君無動於忿欲寡怨息爭以保其宗廟親族是仁術也。

榘時解謂此章只重感應之理如此不重報復說愚謂玩孟子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語氣則正重報復說而感應之理自見蓋戰國之時互相殘殺彼此兵爭殺人父兄而人亦殺其父兄者往往有之自是報復實事孟子謂其止聞一人只如自殺一般所以疎動其不忍之心而勿以嗜殺膺顯戮也至所以得報復者乃感應之理自然如此此反是推一層說正而無此意。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

譏察非常

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

征稅出入○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大半

之稅此以賦歛爲暴也。文王之圃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圃爲併國中。此以園囿爲暴也。後世爲暴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

同南軒張氏曰。古以義理爲國。後世徇利而已。古人創法立制。與天下公共。凡以爲民耳。以利爲國。雖古法之尚存者。亦皆轉而爲一己之詐矣。本源不正。無往不失。先王之意。豈特爲關之暴而已哉。慶源輔氏曰。關則一。而古今所以爲關之意。則不同。譏察非常。爲義也。天理也。征稅出入。爲利也。人欲也。天下之事。莫不然。孟子舉關之一事。言之。范氏推言及賦歛苑囿之事。且曰。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者。尤說得孟子之事實。蓋孟子言語句句。是事實言之。則必行之。○張彥陵曰。此章專爲借法以行私者說。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三

近譬堂藏板

○王觀濤曰。將以者。原設關之意。如此。異大全新安陳氏曰。關有譏。有征。古者禁異服。譏異言。以譏爲主。今以征爲主而已。**辨**按今之關。猶古之關也。只爲關爲字不同。古之爲關。以存司權。擊柝者守之。所以譏察非常也。今之爲關。從兩爲字生來。○孟子舉文王治岐之政。則曰。關市譏而不征。言行五者。王政則曰。關譏而不征。何嘗有古者譏征並用之說。新安所言。正後世之弊。卽孟子所說今之爲關。將以爲暴。他亦假譏察爲名。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

於妻子

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

附大全朱子曰身既不行道則妻子無所取法全無
畏憚了然猶可使也若使人不以道則妻子亦不可
使矣○問不行於妻子百事不可行不可使亦在其
中不能行於妻子却只指使人一事言之否曰然
同南軒張氏曰順理之事則人易從否則雖妻子亦
不能使之必從也前言不躬行則無以化之後言使
之非道則不得而強之然使之以道而躬行未至彼
亦未必信從均於不行而已是行道爲本也然在彼
道者言之使人以道亦行道之見於一事者也古人
謂進德者必考之於妻子其是之謂歟○蔡虛齋曰
兩言妻子者非專爲妻子也言妻子至親近仰吾以
爲天者尚不可化不可令況他人乎○王觀濤曰此
以化人使人兩開平看○陸稼書曰看來上段當重
身字下段當重道字時解上下俱重道字者非
重身字說也然身也要行道使入言之以此稼書謂上句
段皆重道字亦可時解未爲謬也兩段雖各開是正
面但道理自有偏全之不同身不行道是我一身全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三

近譬堂 藏板

無道了如此而責人以道豈有能行者乎故道自不
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則不必我一身全無道而但
使人之一事既不以道則此一事之令豈能行於妻
子上身行字全則道字亦全下使人字偏則道字亦
偏故大全朱子兩條皆是串說○學曾問朱子前一
說謂身不行道妻子無所取法然猶可使也若使人
不以道則妻子亦不可使後一說謂不行於妻子百
事不可行則不可使亦在其中似有不同何也曰身
不行道既百事不可行則不可使自在其中然如此
則孟子更不消說下一段蓋妻子無所取法固全無
畏憚百事皆不可行然或者猶有聽他使令時節若
使之再不以道此令斷難行了故孟子又作一段說
朱子前說更細宜
深味之自不相背

○孟子曰周於利者凶年不能殺周於德者邪世不能

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德貴蓄積然後有餘用而外物不足以亂之若夫挾一善一長而自以為足而欲以遊於邪世則鮮有不為其所亂者矣故良農不患乎年之有凶而惟患乎蓄糧之不厚君子不患乎世之難處而患乎德之不周戰兢自持死而後已凡皆以周其德也○新安陳氏曰積利厚者豐凶皆給積德厚者理亂皆正孟子不言利而此言之主周於德而言借以為喻而引起耳○蔡虛齋曰周于德謂識到守到又氣到也故邪世不能亂三者一不至則亂矣識不到則眩荀彧之從曹操是也守不到則敗楊雄之為莽大夫是也氣不到則懼王坦之之倒執手板是也○王觀濤曰邪世與亂世有別蓋治亂以政言邪正以道言邪世如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是也有定見則邪不能眩有定力則邪不能搖○湯霍林曰周是件件皆到事事皆精之謂若有一毫不備則不可謂之周矣不能亂分明有轉移世道砥柱中流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四

近譬堂藏板

底手段不但為邪世所惑○張彥陵曰仁義之德不亂于楊墨帝王之德不亂於功利守先待後正君善俗皆是孟子本身事

辨按不曰德無不周而曰周於德則周字前煞存工夫在註下積之厚一積字正所以能周也蓋得一件道理於已也是德得十件道理於已也是德到周於德則是有全德矣天之所以與我者萬善皆備原無不周我必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而後全其萬善皆備之本體其工夫則亦在察識擴充而已○有定見定力則氣已在其中矣蒙引作三層說不及翼註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

羹見於色

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

發見矣蓋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

或問好名之人能讓國矣而不能忘情於小物何哉曰千乘之國辭受之間十日所視十手所指之地也

能讓之人則簞食豆羹反見於色想見孟子亦少了幾箇字其指真能讓底人而言也○讓千乘之國惟賢人能之然好名之人亦有時而能之然若不是真箇能讓之人則於小處不覺發見矣蓋好名之人本非真能讓國也徒出一時之慕名而勉強為之耳然這邊雖能讓千乘之國那邊簞食豆羹必見於色東坡所謂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不失聲於破釜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五

近營堂藏板

正此意也苟非其人其人指真能讓國者非指好名之人也○某嘗把此一段對向為身死不受一段為義蓋此段是好名之人於大處打得過小處漏統也

動於萬鍾者是小處遮掩得過大處發露也

曰大全慶源輔氏曰矯情者務勉於其大而難入至誠者不忽於其小而有常是以觀人之法不於所勉而於所忽人之誠與偽見矣所安即誠也○新安陳氏曰所安對勉言勉強者多矯飾於大而不免發露

於小安焉者則貫小大皆出於真實也○張彥陵曰此為欺世盜名者發其病全在一好字以名為好其

心只曉得有各故名之所在則讓各之所不在則爭

爭讓未必至此特舉其極以形容耳○湯霍林曰見色者得之而喜見於色失之而愠見於色○呂晚邨

曰人亦有矜大德而不謹細行者却不是好名好名之人方其讓千乘之國時原是一團人欲但被他勉

強支持遮蓋過去纔到忽畧處不知不覺便流露出來

辨按不是定於簞食豆羹纔見色稍大於此者尚不

見色也舉單食豆羹只是見得最易忽處纔忽時早見於色矣未向正對針上能字說能字是着力勉強見字是不覺流露苟於不覺之流露真情處纔一着眼則底裏盡現矣故註就觀人上言○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謂所勉之名在讓所安之實在爭○但就好看者意中看得千乘之重與不得千乘之不輕猶未盡好字底裏惟從旁稱之者之意中亦看得讓千乘者之重而輕之難則好字愈十分踴躍能字愈十分勉強且好名者能讓千乘真能輕富貴者亦只能讓千乘則兩人字能爭幾多惟當讓便讓原不論千乘不干乘則聖賢舉動只是平平無奇而名字已如雪淨水消那算食豆羹之自然不見於色方成真人品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空虛言若無人然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去

近警堂藏板

大全慶源輔氏曰仁者德之首賢者總言其有德耳○新安陳氏曰仁賢分言則仁仁人也賢有德之人也合言則仁德之賢人也○張彥陵曰推心腹之謂信不疑於譏構之謂信始終如一之謂信若止說信用他其意不盡○湯霍林曰不信謂外親而內疎或始用而終疑則賢者弗庸猶之乎無耳故曰空虛不必說到賢者去國

按仁賢只是仁德之賢禮義只是禮中各義政事只是政中敷布之事俱不必分開看蒙引謂賢兼才說仁單主德言此不必從若一才一技之人不信他未至一國空虛此句說得重了故仁賢自是仁德之賢人辨上下定民志都是禮分中事今却又着一義字只是上下截然不亂處便是義也故亦不必分說政雖是大綱事雖是節目然亦大綱中節目此不分尤易見

無禮義則上下亂

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同蔡虛齋曰禮義者禮必有義義即其所以為是禮者之理也

辨按禮與義有時必用分說者如上好禮上好義之類是也禮便以辭讓恭敬言義便以裁制合宜言有時言禮可以該義者如為國以禮與以禮讓為國之類是也有時言義亦可以該禮者如君子有勇而無義則亂與君子犯義之類是也今既對上下亂說則禮是尊卑上下一定之體統義即其中之截然不可犯者也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為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道矣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七

近譬堂藏板

同大全南軒張氏曰信仁賢則君有所輔民有所庇社稷有所託奸宄有所懼國本植立而堅固矣有禮義則自身以及國君君臣臣父父子而上下序所謂治也○有政事則先後綱目粲然具舉百姓足而君無不足焉此三者為國之大要然信仁賢其本也信仁賢而後禮義興禮義興而後政事修雖三王之所以治亦不越是矣○新安陳氏曰禮義由賢者出為政在人三者所以以仁賢為本也何代不生賢在人君能信用之耳有之而不信用與無人同孟子不曰無仁賢而曰不信仁賢見仁賢信用之則有不信用則無此不信二字之深意○蔡虛齋曰政事者政以大綱言事其中節日也

辨按朝廷政事原不徒生財亦不徒取財不徒用財但綱不舉目不張凡厥作為皆無條理則取民無制費出無經財用自是不足蓋上之取下下之供上其交接吃緊關頭却在財用大學平天下傳所以兢兢於聚財生財也○三件本平說尹氏揭仁賢為本亦得其要領故註於圈外補之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言不仁之人。騁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不可以得丘民之心。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

同大全南軒張氏曰。不仁而得國。得其土地而已。豈得其民心哉。然是終可保乎。孟子之言。所當深察。不可執辭以害義也。後之取天下而立國。差久者。其始所行亦必庶幾於仁。不然。雖得土地於一時。亂亡亦相踵而至。是其得也。適以速其滅亡耳。○慶源輔氏曰。不仁而得天下。如曹操司馬氏及五代之君。皆是。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文

近譬堂藏板

也。鄉氏斷以得天下必如三代而後可者。得孟子之旨矣。○蔡虛齋曰。胡氏謂騁私智可以得之於一時。非至仁不可得之於悠久。孟子未有此意。○如田恒之於齊。三卿之於晉。下以術而愚其民。上以力而脅其君。則亦可以盜國者。若普天之下。萬邦之廣。欲以術而愚之。則一人之術有限。而天下之大。不可以勝。愚也。欲以力而制之。則一己之力有限。而天下之大。不可以勝制也。故曰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自孟子時觀之。則只有不仁而得國者。無不仁而得天下者。然究竟論之。則皆一再傳而來。猶不得也。○張彥陵曰。當時互相吞噬。自謂力可經營天下矣。故孟子以仁字喚醒他。○王觀濤曰。騁其私智。乘愚弄人。制服人。二意如田氏厚施而取齊。是愚弄人者。三卿滅智。范中行而分晉。是制服人者。○**竊**按蒙引翼註說。則不仁而得國。由於私智。而私智內兼有小惠務施。則一時之民心亦未必不順之。非徒以威服之也。故註既下私智字。又下盜字。蓋以小

惠結民亦是盜國及得國而小惠亦不施矣究竟只算愚民算不得得丘民之心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蓋國以民為本。本社稷亦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

故其輕重如此。

或問民貴君輕之說得不啓後世篡奪之端乎曰以理言之則民貴以分言之則君貴此固兼行而不悖也。各於其時視其輕重之所在而已。爾若不惟其是而姑借聖賢之說則亦何辭之不可備而所以啓後人之禍者又豈止於斯言乎。

同大。全周禮地官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封人掌設王之社壇為畿封而樹之。聚土曰封。壝謂壇及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九

近譬堂藏板

壝。將也。白虎通曰天子社壇方五丈取五方五色土封之。諸侯半之。各以其所守之方一色土封之。皆冒以黃土。○周禮圉社稷壇相並。社壇在東。稷壇在西。各三級。壝在四隅。如矩曲方。○趙氏曰社所以祭五土之神。稷所以祭五穀之神。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社無以見。生生之效。以其同功均利以養人故也。○新安陳氏曰此以理言。非以分言也。○慶源輔氏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以司牧之。是君為民而立也。並及夫社稷者。蓋社稷亦為民立。故也。○張彥陵曰通章專為輕視其民者而發。全重在民為貴。一句社稷與君都是借他來形民為貴也。○民為貴只是匹夫匹婦或能勝子之意。

辨按孟子是畧分而論理。或問之說甚明。然愚意有理則有勢。茲亦兼理勢之自然論也。何也。天下之勢

生於理。天子理明而鬼神贊幽。小民聽其主。持此豈不是理。天子理明而鬼神贊幽。小民聽其主。持此亦豈不是理。惟就理之源頭論之。則天原要生天下之民。非欲害天下之民也。此理已據分之先矣。故民

心歸則天與。民心不歸則天不與。此以理較分言之。而非分之所能敵也。若分與勢皆生於理。上以分臨下。曰理當服我。下不循分以抗上。曰爾不愛我。理不常服。爾分與勢因相抗而未存定矣。然有人則有土。失衆則失國。此又勢之所必至而非分之所能敵也。看下得乎丘民而為天子。意似兼勢說為密。

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

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為諸侯耳。是民為重也。

同蔡虛齋曰。得其民則天下歸之。此謂神器歸之也。非謂天下之人歸之。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三

近譬堂藏板

按上三句並列。此卽以是故二字。頂民為貴來。便見重民為貴一句。○自世人言之。天子貴矣。諸侯次於天子。而亦貴於民矣。乃得乎天子。不過為諸侯得乎諸侯。不過為大夫。皆不如得乎丘民而為天子也。可見天子之貴。是以民之貴而貴之。正極力襯起民為貴之意。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為人所滅。則當更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

同王觀濤曰。危社稷。要跟虐民說來。變置是更立賢君。與滅國不同。

批君非但輕於社稷。因君輕於民之意。在上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句可以互見。故此但言危社稷。則更立賢君以主社稷。明輕於社稷之意。其實社稷亦為民而立。更立君以安社稷。未嘗不是為生民也。則民

爲貴之意亦未嘗不一見於此命之中。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

社稷

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爲民禦災捍患則毀其壇壝而更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之意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

或問變置社稷程子以爲變其所配之人諒乎曰以湯變夏禋之則固有是事然初不爲水旱也且以水旱之故不自魯已而遽廢其配祭之人於理亦有未安者若集註之說則由於彭城陳無已之論曰有爲句容令多盜改置社稷而加禮焉既而盜止愚竊以爲此或有合於古人之意故取之以爲說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三

近譬堂藏板

歸類問伊川云勾龍配食於社稷配食於稷始以其有功於水土故祀之今以其水旱故易之夫二神之功萬世所賴旱乾水溢一時之災以一時之災而遽忘萬世之功可乎曰變置社稷非是易其祀而祀之也蓋言遷社稷壇場於他處耳。

大全雲峰胡氏曰兩邊置字不同集註釋之亦異變置諸侯者啖立其人也變置社稷者啖立其祀神之壇壝而非啖立其神也。南軒張氏曰人君惟恃崇高之勢而忽下民之微故肆其私欲輕失人心以危其社稷使其知民之貴社稷次之而君不與焉則必兢兢業業不敢自恃惟懼其失之也則民心得而社稷可保矣。是以明王畏其民而閭主使民畏已畏其民者昌使民畏已者亡驕亢自居民雖迫於勢而憚之然其心日離民心離之是天命去之矣。○蔡虛齋曰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二句相連不可分平蓋年若不順成則八蜡之祭不通惟順成之處則行不順成之處則不行所以謹民財也蓋以其神無功故不報祭此正與旱乾水溢變置社稷之意同。○不順謂

雨暘不時不成謂五穀不登

關按犧牲必要件。黍盛必要潔。祭祀必要件。人君斷不敢一毫失禮。這便見社稷重於君。非但以上交危社稷。而變置為重於君也。然既成既潔以時。而不能為民禦災捍患。則變置以示更新之意。不得重社稷而害民。故曰輕於民也。○只祭祀不失禮。是重社稷。亦即是重民之意。故民為貴。亦互見於此節之中。通章所以只重民為貴一句。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餘見前篇。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主

近譬堂藏板

或問孟子學孔子者也，乃屢稱夷惠而深歎仰之，何耶？曰：夷惠之行高矣，然偏勝而易能，有迹而易見，且世人之貪懦鄙薄者衆，一聞其風而興起焉，則其為效也速，而所及者廣，譬如薑桂大黃之劑，雖非中和，然其於去病之功為捷，而田夫賤婦大寒大熱者之所便也。若孔子之道，則廣大而中正，渾然而無跡，非深於道者不能庶幾其萬一。如參苓芝朮之為藥，平居存養性之益，而緩急伐病之功，未必優於薑桂大黃。非所以施於閭巷之間，危急之候也。孟子屢稱夷惠而不及於孔子，其意殆以此耶。

正義

伊川曰：人皆稱柳下惠為聖人，只是因循前人之語，非自見。假如人言孔子為聖人，也須直待已實見聖處，方可信。

和大。全。南。軒。張。氏。曰：夷惠稱聖人，以其聖於清聖於和而得名也。○汪氏曰：聖人達則澤及當時，窮則風傳後世，於此不及伊尹者，夷惠不為政於天下，所言者風而已。伊尹異於是，故不及之。○雲峰胡氏曰：四時之風莫和於春，莫清於秋，物無有不動者，然在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三

近譬堂藏板

物猶有跡也。仲尼元氣也。渾然無跡矣。○潛室陳氏曰：伯夷柳下惠皆入聖來。故其清為聖人之清。和為聖人之和。作用處與常人萬萬不侔。但此孔子猶為小成之聖耳。○蔡虛齋曰：師字只在聞風而興起。內得。○而況於親炙之者乎。不必兼一世言。註分明云：親近而薰炙之也。○王觀濤曰：聖人字要見各造其極。意方切。夷惠一偏之聖。○奮字勿作奮發。有為。只與聞文王作之。作字相似。○呂晚邨曰：此章之微旨。但有揚而無抑。故不但與養氣大成二章之論不同。正發明所以不及孔子之故。非於此章補足願學意也。隘與不恭。章言外有願學意。此章並無言外百世之師。正極力推崇。以鼓舞人興起。○論夷惠有指其弊言者。隘與不恭是也。有比論聖人之極者。願學孔子是也。有引其同道者。趨一是也。有微顯闡幽。以見各聖未嘗不全者。柳下之不易介。伯夷之不念惡。是也。各章自有義。絕不相通。此章不但指其弊。不論其極。不引其同。并不闡聖德之全。正要就他偏勝處。

見其制行之高。足以感動百姓耳。○吳蒸右曰：所贊在夷惠意在仲尼。聖之偏者。猶為百世師。則進乎此者。其為萬世師無疑矣。○按此章極力推尊夷惠之為聖人。並無願學仲尼之意。百世師。見流風可及百世。即照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立說。何嘗有夷惠僅師百世。孔子乃師表萬世之意。若說萬世更遠於百世。則再尋一箇千世之師來。纔得。蓋聖人只是行造其極。纔造其極。便能使人感發興起。固不論聖之偏聖之全也。夷惠惟是偏至之詣。已造其極。故感之更速。人之更深。此朱子以薑桂大黃作喻也。孔子之道。廣大無迹。反難效法。故聞者雖多。而興起絕少。孟子所以獨舉夷惠來說。又伯夷之風。能廉頑立懦。而不能敦薄寬鄙。柳下惠之風。能敦薄寬鄙。而不能廉頑立懦。此便是二子不同。孔子處固不在百世。萬世之別也。○聞者莫不興起。此聞字不可輕看。須是真箇聞得。不然百世而下。何頑懦薄鄙之多。而未見興起乎。○須是日與夷惠居。而頑按親炙。既訓親近。而熏炙之。須是日與夷惠居。而

做做其道德方算親炙若把把紂之暴虐踞之爲盜來責夷惠親炙無功則謬矣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仁者人之所以爲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畜

近譬堂藏板

程子亦以率性謂道。道是總名。釋之也。蓋言人而不及仁。則血氣物欲之私而已。言仁而不卽人之身。以明之。則又徒爲虛言。而無以見天理流行之實。故必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然後仁之爲道可見。蓋仁則性而已矣。道則父子之親。君臣之分。見於人之身。而尤著。程子所謂公而以人體之。亦此意也。謂讓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此是說此仁是人底道理。就人身上體認出來。又就人身上說合而言之。便是道也。○非是以人訓仁。且如君臣之義。君臣便是人。義便是仁。盡君臣之義。卽是道。所謂合而言之者也。○人之所以得名。以其仁也。言仁而不言人。則不耳。必合而言之。方見得道理出來。○仁者。一魂血心。所以爲人者。以其有此而已。一心之間。渾然天理。動容周旋。造次顛沛。不可違也。一違。則私慾間乎其間。爲不仁矣。雖曰二物其實一理。蓋仁卽心也。不是心。外別有仁也。○問合而言之道也。曰。只說仁。不說人。則此道理安頓。何處只說人。不說仁。則人者特一

塊血肉耳。必合將來說。乃是道也。問仁也者。人也。曰。此仁字。不是別物。卽是這人底道理。將這仁與人合。便是道。程子謂此猶率性之謂道也。如中庸仁者。人也是對義者宜也。意又不同。人字是以人身言之。仁字是有生意。是言人之生道也。中庸說仁字又密。上言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便說仁者人也是切已言之。孟子是統而言之。

精義

伊川曰。仁固是道。道却是總名。又曰。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作仁。將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只爲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

同大全朱氏公遷曰。仁以天理言。仁者人身之天理也。子思以生理言。孟子以所以爲人之理言。子思欲人推之而有序。孟子欲人體之而不違。生理卽天理。生物之心。所以爲人之理。卽氣中之道。物中之則也。○蔡虛齋曰。如此立言。方見道爲事物當然之理。仁以所具而言。道以所循而言。○有物必有則。此箇則便是物之所循者也。故曰合而言之道也。仁不在人。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近譬堂藏板

之外。而道又不仁。與人之外。○仁也者。人也。此單言之。仁兼四德。萬善在其中。又如集義所生之義。克已復禮之禮。皆單言而兼衆善者也。○林次崖曰。此是解釋仁道二字。言仁卽是人之理。而道則是仁與人合而言之也。道猶路也。因人行方有箇路。亦因人行方有箇道。不是懸空有箇道路。是因人然後有。故但說道便粘着人。無人說不得道。如曰率性之謂道。性仁也。率之乃人也。道者事物當然之理。當然之理。仁也。事物乃人也。豈不是合仁與人而言。若單言仁。只是箇性爾。單言人。只是箇形耳。合形與性。乃謂之道。故曰形而上者謂之道。亦可見是合仁與人而言也。○呂晚邨曰。仁者所以爲人之理。人身乃仁之體質。以此理合此體質言之。方見得道理出來。○陸稼書曰。這一章是勉人求仁。仁之一字。有偏言之者。是以愛之理言。當時猶有人知其當重。有專言之者。是以心之德言。當時莫不以爲迂濶。而不切於人。自仁之一字。不明於天下。於是蚩蚩之衆。惟知負形秉氣。有知有覺之爲人。而不復知人之所以爲人。聰明之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五

近譬堂藏板

士。則又各因其所見自成一道。道益紛而天下之人益壞。不知天下的人斷無有舍仁而可以爲人者。天下的道斷無有不根於仁而可以爲道者。這箇仁不是可有可無的。就是天所賦於吾之性。是人之所以爲人者也。以其具於人之心。而非是併無以爲人。則曰仁。心也。以其具於人之身。而非是併無以爲人。則曰仁。心也。故仁固必有形氣。使空有知覺。無這箇仁。可以爲人乎。人固必有知覺。使空有知覺。無這箇仁。可以爲人乎。是合一的所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這仁與人是合一的。所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也。但就靜存之時。指其不雜乎氣質者。分而言之。則謂之仁。就發見之時。指其不離乎氣質者。合而言之。則謂之道。仁卽天命之性。道卽率性之道也。喜怒哀樂。人之情也。而合於仁。則喜怒哀樂卽爲道。視聽言動。人之事也。而合於仁。則視聽言動卽爲道。君臣父子。人之倫也。而合於仁。則君臣父子卽爲道。若舍仁而言道。不入於浮薄。則入於傾苛。不溺於虛無。則適於寂滅。是異端曲學之所謂道。非聖賢

所謂道也。是則一離乎仁。不成其爲人。亦不成其爲道。○蒙引又云。仁也者。人也。全重在人。未有合意至下句方合之。以見道之所以爲道處。此條亦不是。仁也者。人也是。本來合而言之。是責人合。蒙引殊混。○朱子又謂言仁而不言人。則不見理之所寓。言人而不言仁。則人不過是一塊血肉耳。須知孟子口氣原不如此互說。朱子言仁而不言人。此一意是實意。不是正貼本文。

呂晚邨曰。此章大意。是解釋仁道二字。歸重人身爲正。從來有重仁字者。有重道字者。有重人字者。重仁見此理本然親切。重人見責重踐形意。朱子兩下互說。正是合字之旨。故二說皆可。若重道則是倒說。非本意也。言字固重。然論之如是。體之亦如是。非有二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有人倫日用之事。卽爲君臣父子之道。人不合仁。無從爲道。不合仁。與人亦無從言道也。至講章謂上句未有合意。至下句方合之。以見所以爲道。其說極支離。又有謂首句便自合

矣何必屋上架屋其籠何更甚仁也者人也此句說道理自然入必合之而後爲道必合而言之而後明其爲道首句中連合字也說不得○吳孫右曰此章爲求道於身外者發仁人道三字當重人字爲是總是欲人反身求道主意在一合字上

辨按本文仁字提起也者二字作喚下人也道也正與上也者相應今錯舉仁道兩頭而歸重人身語氣既不倫而道理又不順况朱子語類明云非是以人訓仁且如君臣之義君臣便是人義便是仁盡君臣之義卽是道既曰非以人訓仁則不是解釋仁字可知所謂君臣是人義便是仁者無義不成君臣卽無仁不成箇人也世上都是人只失了仁便無所以爲生之理如何成得箇人所以說仁也者人也是就人身上體認出來與人看斯亦何嫌倒說而曰以人釋仁乎所謂盡君臣之義卽是道者以君臣盡義便是人全其所以爲人之理而道在是矣所謂率性之自然便是道若不將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則仁只是箇生理却無所附麗而見故合而言之纔是道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毛

近譬堂藏板

若離了事仁只是箇至誠惻怛之真心道却猶路也是行出外面可見底故伊川又謂仁固是道道却是總名也言字只如率性之謂道謂字集註已有明解而世俗猶謂重言字且曰論之如是體之亦如是滯贅極矣况上句從人身上指出仁來下句見仁合於人之身而言更分明可見奈何又有上句未有合意與上句便自合種種支談乎卽晚邨人必合之而後爲道合而言之而後明其爲道亦自差謬若人必合之而後爲道則人不合之世間便無道了與朱子人不行路路自在之說已相背必合而言之而後明其爲道重言道之謬更不必辨矣惟或問云孟子此章但論仁與道之所以名愚敢謂仁字當作人乃傳寫之誤只看下文接云言人而不及仁則血氣物欲之私而已分明見人不能舍仁而爲人矣又云以仁之道爲仁之道矣二句總重仁字則上仁字錯寫無疑惟稼書云仁卽天命之性道卽率性之道又曰一離乎仁不成其爲人亦不成其爲道見解之微非諸儒

所反

頑按向解離人則無仁此最謬如天地生生不息之心也河見仁萬物生遂不已之意也可見仁皆不必定貼在人身上看只人之一無仁則生理已絕並算不得人了此註所以下人之身而言之則仁只是猶路也仁之理若不合之人之身而言之則仁只是箇生生不息之意何從見道若人無了仁則所行更不是道故道亦離仁不得此下句亦當提仁字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重出

同南軒張氏曰當可即是道當去魯之時則遲遲其行為道當去齊之時則接淅而行為道孟子學孔子於宣王蓋有望焉故其去有眷眷不能已者夫其不能以已固道之所存也○蔡虛齋曰遲遲句在未行之時說蓋因于路可去之言而發○去父母去他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天 近譬堂藏板

國二句孟子釋之之辭。按此章已見於萬章下篇。但彼類引而足以久速四句。蓋以明時中之聖。異於清任和之偏。而見其為集大成也。此章雖亦見孔子隨時處中之意。而單就去國以為言。則聖人時中之一事。耳及孟子之去齊。梁皆去他國也。而道又不同。如見襄王而出語於人。則其行不終日矣。去齊而三宿於畫。則既去猶倦倦焉。然則時中之義。豈復可以迹求者乎。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君子孔子也。厄與厄同。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陳蔡之厄。聖人之極否也。是亦氣數之窮。在聖人則何與焉。○蔡虛齋曰按史記孔子去衛適齊凡三次。此其第三次也。因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又如蔡及葉。朱子序說曰史記云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有愠見及告子貢

一貫之語。按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昭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去衛如陳之時。

墨蔡虛齋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可見史記陳蔡大夫發徒圍之之說。未可信。其絕糧者亦止是無上下之交。而懷資不足。無從得糧耳。**翻**按無上下之交。是推言孔子所以厄於陳蔡之故。但君臣之中。猶有一二慕道向善之人。則聖人有所與交。安至有發徒圍之之理。聖人豈得當厄。若陳蔡發徒圍孔子。專人人皆知。孟子何消復說得。蒙引謂陳蔡臣服於楚。昭王聘孔子。安敢圍之。孔子絕糧。在去衛如陳之時。此說有理。蓋孔子去衛如陳在先。而昭王欲聘孔子。畧在後。史記自悞耳。至謂絕糧非發徒圍之。止是無上下之交。懷資不足。無從得糧。此却未是。蓋孔子是時方去衛。何至懷資不足。以自困其身。况既無發徒圍之之事。則聖人自當速去。安有坐以待困者乎。虛齋之論太迂。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完

近譬堂藏板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

趙氏曰。貉姓。稽名。為衆口所訕。理賴也。今按漢書無俚方言亦訓賴。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大不賴於口者。言大為衆口所訕也。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趙氏曰。為士者益多為衆口所訕。按此則憎當從士。今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

異大全新安陳氏曰。為士者往往見憎于此多口。如語之屢憎於人。○蔡虛齋曰。言為士者益多為衆口所訕。則稽之不理於口。猶未害也。然出一大字。亦可見稽之未為士也。此士字。指文王孔子之流。舉文王

孔子所以見其無傷也。盡其在我之意。在言外見得。

辨按多口已是不理於口。故從趙註以憎作增。又上句無傷也。已說不理於口。自無傷。故下句說是士則增益此多口。畧進一層。新安謂見憎於此多口。則憎如字。與趙註異。○士憎茲多口。士字且大槩說。下引文王孔子。見士至聖之極。如文王孔子。尚不免為眾口所誦。多口何傷哉。蒙引即以此士字指定文王孔子。則非矣。

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文王也

詩邶風柏舟及大雅緜之篇也。悄悄憂貌。愠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為孔子之事。可以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手 近善堂藏板

當之肆發語辭。隕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太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愠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為文王之事。可以當之。○尹氏曰。言人顧自處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

語類如見毀於叔孫。幾害於桓魋。皆愠于羣小也。辭則衛詩。意似孔子之事。故孟子以此言孔子。同大全新安陳氏曰。文王孔子二聖人。尚不免逢人之愠怒。況今能絕眾人之謗誦乎。惟在自反而盡其在我者耳。

辨按稽以大不理於口為言。似覺其有傷之意。故孟子以無傷解之。引孔子之愠于羣小。文王之不殄厥愠。亦只重何傷於孔子。文王之意。憎茲多口。不過因稽大不理於口之言。而云然。非必為士作不平之鳴也。將孔子文王說得必該遭愠。且不如此不可以為

孔子文王便是激烈之談孟子學幾純粹語氣斷不
爾
禎按口在外溫在心有溫然後有口且有溫則不僅
存口如孔子之於桓魋文王之於崇侯皆欲排擠之
至於死以兩溫字換
他口字自深一層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

昭昭

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
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

○大全慶源輔氏曰以已昭昭使人昭昭者求之已
也以已昏昏使人昭昭者求之人也尹氏引大學之
說當矣能明明德則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
矣若不自明其德則如面牆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三

近譬堂
藏板

後雖至近如妻子亦且不順況他人乎○林次崖曰
此指當時之治人者言自諸侯至於大夫凡有治人
之責者皆然○張彥陵曰雖至昏之主責人必明然
惟其明於責人而暗於責已厥以成其昏昏耳○兩
使字異上使字是引導下使字是驅迫他○王觀濤
曰二段抑揚不平看明不是知識之明是吾性全體
大明吾復其性因使天下各復其性

○按大學明德新民兩綱領平列此着以字使字便
有身先倡率之意即所謂明德為本新民為末而壹
是皆以修身為本也亦不是以己之昭昭去使人亦
不是要使人昭昭而後自昭其德只有諸己而後求
諸人則藏身旣恕人自無不喻耳○曰昭昭者言其
全體無不明也曰昏昏者言其全體無不暗也一箇
今字蓋煞戰國一班君臣人物可見絕無賢者矣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閒

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倏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大路也。爲間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間斷也。

精義 尹曰：仁義人心之所固有，安可舍其良心哉？或作踐，輟而後成，德是茅塞之類也。

同 大。全。趙氏曰：高子齊人，嘗學於孟子，去而學他術。慶源輔氏曰：禮義之心，人所固有，雖易發而亦易窒。善端發處，體察而力充之，則可以成德；否則內爲氣習，所蔽外爲物欲，所誘而遂窒之矣。○新安陳氏曰：學問漸進，則禮義日開，學問纔止，則禮義日窒。氣習物欲皆塞禮義之心之茅也。學問廢弛，譬之茅又生而塞子之心矣。高子爲人，如前篇論小弁，後章論禹文王樂其固陋，窒塞可見。○東陽許氏曰：山間之小徑，倏然有人行而不斷，卽成大路；少間無人行，則茅長而遂塞之。學問之道，才有間斷，私欲便生而塞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三

近警堂藏板

天理之路矣。○蔡虛齋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以況方寸之間，善端之萌，但以禮義充養之，則卽開豁而光亨。若禮義之念有間，亦隨蕪穢而不治矣。今茅塞子之心矣。語法與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相類。究其所以爲心茅者，氣習之蔽也。○林次崖曰：今茅塞子之心，言今子工夫間斷，物欲之萌，已塞子之心矣。此必有所爲而發。趙氏學孟子去而學他術之說，蒙引非之，良是。○張彥陵曰：提醒高子處，在介然爲間四字上。見心學不同，少有間斷，卽爲間不用。是旣由之後，復不用也。**辨** 按用之成路，不用茅塞，關係全在用字矣。然只就四字，則剝復危微，關頭俱現。然人於介然處，看得難，就是這畏難心，腸自禁不爲矣。故須要說得輕易，見不過介然用之便已成路，人於爲間處，看得輕易，就是這忽易心，腸自家敗壞矣。故須要說得危懼，見只纔爲間，不用便已茅塞。與操則存舍則亡兩則字，同一機括。

禎按孟子說心都就心之本體上說故註直下義理之心四字纔由義理便入私欲此離了道心卽是人心無中立之地也或以山徑之蹊開喻人本來之幾希非也。想高子氣質本昏而物欲交蔽止露一線之明如小徑小路僅容踐步而已。然用之想他亦必猛地加功成路亦必坦然明白。人都抹煞高子恐猶未是只爲他工夫間斷遂使物欲復障。孟子不是貶抑他正是提醒他使他拽轉來做工夫。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尚加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

豐氏曰追鐘紐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蠡者齧木蟲也。言禹時鐘在者鐘紐如蟲齧而欲絕蓋用之者多。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三

近譬堂藏板

而文王之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大全趙氏曰按周禮考工記鐘縣謂之旋旋蟲謂之輪蓋懸鐘之紐也其形如環環有盤旋之義於旋之上爲蟲形以飾之自漢以來鐘旋之上以銅篆作蹲熊及盤龍獸各辟邪皆旋蟲之類也。

按說一聲字是該盡樂之聲而言然所以知其聲者但以鐘其所以知鐘之聲者但以追則究以器具之形論而未考其聲也。○若但以追蠡則亦可尚於湯之大蒐武之大武矣而第以爲尚於文王之聲者想亦偶見文之鐘追未蠡而爲此說與。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城中之涂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轍迹

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紐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分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否也。

同大全周禮冬官下。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國中城內也。經緯謂涂也。經緯之涂。皆容方九軌。凡八尺爲軌。廣九軌。積七十二尺。則此涂十二步也。○張彥陵曰。論樂者。會其性情。本其功德。又諒其時勢。然後可以見作者之精神。而定其優劣。豈區區在一器之末乎。高子問最淺陋。故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三

近譬堂藏板

子不與深言。但卽其說以解之。○王觀濤曰。城門之軌。貼轍迹深意。在內喻鐘之蠹也。兩馬之力。貼日久車多所致。在內喻禹在文王前千餘年也。日久車多不可平。日久故車多也。
按只是奚足哉。一句將高子淺陋之見盡行撇過。下只借喻以曉之。兩馬之力。要看方字。若用鐘者多。能使追蠹。則兩馬之力。能使軌深。今城門之軌。以馬力。教他深不得。只日久自能然。鐘追以人力。教他蠹亦不得。只日久自能然耳。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始不可復

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至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

大全華陽范氏曰孟子在賓師之位方以仁義說齊王幸而聽其言故發棠邑之粟然而不行王政孟子言終不合及再飢孟子遂不復言度其不可言也。呂晚邨曰陳臻亦疑不可其不可從利害來孟子自有其不可此不可從是非出是卽喻利喻義之辨亦卽爲己爲人之分今人纔開口纔舉是便只有一箇成敗利鈍橫於胸中如何得人品事功耶

張彥陵曰士君子心切救民豈有目擊時艱恤一笑而中止者顧其勢有所不可耳始初發棠必待孟子之講則非齊王本意可知况發棠已有故事則今日只消舉而行之足矣乃齊王坐視其飢而不發則意不欲發棠又可知君子不自量而援故事以請不以爲沽名則以爲市德且徒使王有拒諫之名孟子之不可復意蓋如此

按試問前日發棠之請何爲是今日發棠之復何爲非陳臻之不可何以只道他是利孟子之不可何以便道是義則學者猶未必深信也只爲學者將發棠之請看得是一件絕大事宜孟子前日之請是絕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 盡心下 三

近譬堂藏板

大經濟耳不知孟子謂人不足適政不足問本領只在格君心之非卽教之行仁亦只在井田學校賑飢發棠一舉原非孟子得已想孟子欲行道必先爲之兆故以勸王發棠爲言將行其言也之一端不然亦只成小惠耳豈孟子之心哉到此時却是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之時復勸發棠豈非衆衆之悅之耶註下此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一句大有深意乃已不能用孟子之道非恐不能從孟子之言也惟陳臻只在王能發棠不能發棠上較量則所謂不可者特以勢言耳孟子以衆悅士笑點醒之絕不論到齊王不可復上

孟子曰是爲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撻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

手執曰搏。卒爲善士。後能改行爲善也。之適也。負依也。山曲曰嶠。櫻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齊人之所望於孟子者。利也。而孟子之所以自守者。義也。夫告君以發粟賑民。是亦美事。固君子所樂爲者。但是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義不當復存。所言耳。君子之所爲。與時變化。不主故常。惟義理如何耳。豈徇其常所爲者。以取人之屢快哉。新安陳氏曰。勸王發倉賑飢。仁也。知其不可言而不言。智也。

辨按。輔氏義不當復有所言句。甚疑。蓋道既不行。身已將去。而復勸其爲小惠之施。無論齊王不從。卽強從之。與孟子行逆濟世之本心。毫無干涉。止存垂遠奉身而退耳。陳新安謂知其不可言而不言。智也。此智字。只當作見幾明決意看。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美

近譬堂藏板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爲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

制則是亦有命也。

語類

君子不謂性。這性字。便不全是就理上說。夫口

之欲。食目之欲。色耳之欲。聲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逸如何。自會恁地。這箇是天理之自然。然理附於氣。這許多却從血氣軀殼上發出。來故君子不當以此爲主。而以天命之理爲主。都不把那箇當事。但看這理合如何。性也有命焉。性字兼氣稟而言。命也有

性焉此性字專言其理○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這雖說道性其實這已不是性之本原惟性中有此理故口必欲味耳必欲聲目必欲色鼻必欲臭四肢必欲安佚自然發出如此若本無此理口自不欲味耳自不欲聲目自不欲色鼻自不欲臭四肢自不欲安佚

蔡虛齋曰口之於味五者性也此分明是氣質之性舜所謂人心者也可見孟子雖不言氣質之性亦未嘗不知有氣質之性其所以千句萬句只是性善者總是伸此抑彼耳

於分此以氣言也富貴之不過其則此以理言也○朱氏公遷曰命兼理氣言貧賤而無有分則是氣富

貴而知有品節則是理此性也有命之說不徇私以滅理是命於理者我能立之不縱欲以傷命是命於氣者我能立之此修身立命之說二章皆以理御氣皆以理制欲也又曰性是氣稟食色而言不謂性兼為富貴貧賤者言之動心忍性專為困窮患難者言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三

近譬堂 藏板

之皆非特地論性而推其語意脈絡則所謂性者各有所指也○蔡虛齋曰據程子五者亦性則告子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言為不謬矣曰孟子此言性也是據世俗所言則固是氣質也

按孟子他章只言性不言命即如立命知命亦只以性命為一箇未嘗以為兩箇也且言性也只說性善單就理上說未嘗兼氣以言之此獨分別性命又分別出兩箇性兩箇命愚謂不把合底道理看透並分說都成支離如中庸天命之謂性只天命便是性豈存兩箇但自天之與人者言之便謂之命自人所受於天者言之便謂之性氣以成形理即賦焉早是一滾由來氣何得離理理何得離氣但天之與人命下便是一定便是有限制了氣也有限制理也有限制凡有限制處皆謂之命人所受於天命下便自然如此氣也是自然如此理也是自然如此凡自然生來底皆謂之性惟自然生來底即是賦子有限制底所以口目耳鼻四肢之性也有限制之命在其內任氣要有義禮智天道之性也有限制之命在其內任氣要有

限制而不可聽其自然。理便不。要有限制而當盡其
自然。故君子有不謂性。不謂命之別。其實以命制性。
便是以盡性者制之。以性制命。亦是。以立命者制之。
到得盡性已立了。命立。命方盡了。性只一箇。以理制
氣之學而已。○朱子謂此命字。合理與氣而言。如貧
賤不能如願。此固分也。富貴可以無所不爲。然亦有
限制裁節。又當安之於理。故意貧賤富貴。是合下稟
受氣也。然貧賤便有貧賤之分。而不可過。富貴亦有
富貴之分。而不可過。這皆存一定之則。便是理。乃陳
氏朱氏皆以貧賤之安分。屬之氣。富貴之不遇。則屬
之理。豈貧賤之安分。獨非理。而富貴之所稟。獨非氣
乎。亦悞甚矣。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
賢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 盡心下

三

近譬堂
藏板

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
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邪。愚按所稟者厚而
清。則其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
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哲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
昭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
或曰。者當作否。人衍字。更詳之。○愚謂之師曰。此二
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
者爲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爲命。一有
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

而抑彼也。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其言約而盡矣。

或問 所謂性命者何不同也？曰：性者人之所受乎天者，其體則不過仁義禮智之理而已。其發則雖食色意欲之私亦無不本於是焉。命則因夫氣之厚薄而賦於人之名也。不惟智愚賢否之所繫，雖貧富貴賤之所值亦無不由於是也。故君子於食色意欲之私則不謂之性而安於貧富貴賤之有命於智愚賢否之殊，則不謂之命而勉於仁義禮智之存性也。曰：然則此其專為貧賤愚不肖者言之耶？抑其通言之也？曰：孟子之意似若專為貧賤愚不肖而言者，而其推之則亦無不通矣。蓋富且貴者雖所求之必得而亦必存制度之節，聖且賢者雖所稟之已厚而亦未嘗不勉其所當勉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 盡心下 五

近譬堂藏板

語類 君子不謂命也。此命字有兩說。一以所稟言之，一以所值言之。集注之說是以所稟言之清而厚，則

仁之於父子也。至若瞽瞍之於舜，則薄於仁矣。義之於君臣也。盡若桀紂之於逢干，則薄於義矣。禮薄而至於賓主之失其歡，智薄而至於賢者之不能盡。知其極至於聖人之於天道，有性之反之之不同。如堯舜之盛德固備於天道，若禹入聖域而不優，則亦其稟之有未純處。是皆所謂命也。○上云性也是氣稟之性，有命焉是斷制人心欲其不敢過也。下云命也蓋其所受氣稟亦有厚薄之不齊，有性焉是限制道心欲其無不及也。○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固是性然亦便是合下賦予之命。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固是命然亦便是各得其所受之理。便是性。孟子恐人只見得一邊，故就其所主而言。舜禹相授受，只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論來只有一箇心。那箇便喚做道心，人心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若以為性所當然，一向惟意所欲，却不可蓋有命存焉。須着安於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近譬堂藏板

定分不敢少過始得道心如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若以爲命已前定在其如何更不盡心却不可蓋有性存焉須着盡此心以求合乎理始得○命有兩般有以氣言者厚薄清濁之稟不同也如所謂道之將行將廢命也得之不得曰有命是也有以理言者天道流行付而在人則爲仁義理智之性如所謂五十而知天命天命之謂性是也二者皆天所付與故皆曰命又問孟子謂性也有命焉此性所指謂何曰此性字指氣質而言如性相近之類此命字却合理與氣而言蓋五者之欲固是人性然有命分既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又不可謂我分可以得而必極其欲如貧賤不能如願此固分也富貴之極可以無所不爲然亦有限制裁節又當安之於理如紂之酒池肉林却是富貴之極而不知限節之意若以其分言之固無不可爲但道理却恁地不得今人只說得一邊不知合而言之未嘗不同也命也有性焉此命字專指氣而言此性字却指理而言如舜遇瞽瞍固是

所遇氣數然舜惟盡事親之道期於底豫此所謂盡性大凡清濁厚薄之稟皆命也所造之有淺有深所遇之有應有不應皆有厚薄清濁之分不同且如聖人之於天道如堯舜則是性之湯武則是身之禹則入聖域而不優此是合下所稟有清濁而所造有淺深不同仁之於父子如舜之遇瞽瞍義之於君臣如文王在羑里孔子不得位禮之於賓主如子敖以孟子爲簡智之於賢者如晏嬰智矣而不知孔子此是合下來所稟有厚薄而所遇有應不應但其命雖如此又有性焉故當盡性大抵孟子此語是各就其所重言之所以使此而抑彼如論語所說審富貴而安貧賤之意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是也然又自要看得活道理不是死底物在人自着力也○問君子不謂性命章前段說性是物欲之性命是命分後段說性是仁義禮智之性命是稟賦之性命似各不同曰只是一般此亦不難解有甚麼玄妙只將自家身看便見且如者芻豢而厭藜藿是性如此然芻豢分無可得只得且喫藜藿如父子有親有

相愛底亦有不相愛底。有相愛深底亦有相愛淺底。此便是命。然在我有薄處便當勉強以至其厚。在彼有薄處吾當致厚。感化得他亦厚。如瞽瞍之頑舜便能使烝烝乂不格姦。○君子不謂性命一章。只要過人。欲存天理前一節。人以爲性。我所有須要必得。後一節。人以爲命。則在天多委之而不修。所以孟子到

人說性處却曰有命。人說命處却曰有性。

○大全雲。擊胡氏曰。此命字專指氣而言。然氣亦有二。清濁美惡氣質之不齊也。高下厚薄修短氣數之有異也。○潛室陳氏曰。世人以上五者爲性。則見血氣而不見道理。以下五者爲命。則見氣數而不見道理。於是人心愈危。道心愈微。孟子於常人說性處。却以命言。則人之於嗜慾。雖所同有。却有品節限制。不可必得。而人心安矣。於常人說命處。却以性言。則人之於義理。其氣稟雖有清濁不齊。須是着。○自做工夫。不可專委之天。而道心顯矣。○蔡虛齋曰。仁之於父子也。有至與不至云云。命也。其詞雖兼至與不至。其意則主於不至者。故曰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近譬堂藏板

仁義禮智性也。天道者卽其渾然之全體也。不必謂是性之從出者。蓋其以與仁義禮智均爲賦予之命者也。要知性亦是仁義禮智之盡道者也。○性也有命焉。有性便有命。命也有性焉。有命便有性。性命不相離。此意最要見得。故朱子曰。各就其重處言之。分明前段五者之性。有命存乎其間。後段五者之命。有性存乎其間。但性命所指自不同耳。○兩箇性字不同。兩箇命字亦不同。上性字以氣言。下性字以理言。上命字以分與理言。下命字以氣稟與所值言。○人只是一箇心。又分人人心道心。如口之於味。五者所謂人心也。仁之於父子五者。所謂道心也。人心惟危。故性也不謂性。道心惟微。故命也不謂命。孟子一書無非過人欲存天理。而此章又其昭昭者。○旣曰各就其重處言之。則伸此抑彼。兩節俱有也。前節則伸命而抑性。後節則伸性而抑命。其重處卽在此伸也。○林次崖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有至有不至。乃氣之所稟。有清濁厚薄。是命也。然人性本善。而氣不能圓之。故曰有性焉。君子必當從事於學。去其氣稟之偏。

以求其善不可盡談之命也。命依小註當兼所稟所遇說。方盡所遇如舜之瞽瞍是也。但大註不及蓋就其重者言耳。○呂晚邨曰：上四句兼聖凡而言。至聖人之於天道却只在聖人分上說者。蓋做到聖人而於天道尚有缺憾處。方說得是命。然至此正說不得是命也。如堯舜湯武之性反不同。獨不曰及其成功則一手。

辨按父子君臣內也有禮智實主賢者內也有仁義。但仁於父子分上較切。義於君臣分上較切。禮於賓主分上較切。智於賢者分上較切。故各就切處分屬言之。然自大賢以下至於常人亦皆有不至。不至聖人自無不至。然亦有不能賅合而純亦不已者。是亦不可謂非命也。故又說聖人之於天道一句。○單就仁義禮智天道上講命。則只當以厚薄清濁言。不當以遇所值之常變言。語類是因仁義禮智之天道為吾性中自有或為氣稟所拘而不能盡得。此可責成於已。至父子君臣賓主賢者則合所遇之倫類皆在其中。有已之所稟。雖清且厚而所遇之父子君臣賓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聖

近譬堂藏板

主賢者或失其當。如舜之遇瞽瞍。文王之在羑里。孔子不得位。子敖以孟子為簡。晏嬰不知孔子之類。則亦命之所在也。然隨他應不應在我。我自盡其道亦便是。不謂命。

禎按孟子此章若無下節性命二字。斷不下上節性命二字。若無上節性命二字。亦斷不下下節性命二字。何也。說一邊遺了一邊。便不成道理。惟對說互說在這裏。乃見氣不離理。理不離氣。惟理乃無偏纔落氣上。早有偏了。君子從理不從氣。只是化其偏以歸於不偏。纔是盡人合天之學。總註謂各就其重處言之。正以無有兩箇性命不各就其重處言之耳。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也

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

圖蔡虛齋曰樂正子之爲人也。以爲善人則有餘。以爲信人則不足。故旣曰善人也。而又曰信人也。至末復云二之中云云。謂二者之間也。

辨按樂正子只得一箇人。孟子却說出善人也。信人也。兩箇人字來。語脈神氣。便在兩也字轉換。揆過中

而無惡上說。樂正子旣有好天資。而又知道儉工夫。故但以善人名之。不得然。雖致知而未致。其精誠意

而不至於慊。則直名他是信人。又不得只得酌量其本分。而曰善人也。信人也。

不害問也。

曰可欲之謂善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其爲人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望

近譬堂 藏板

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

或問善者人之所欲。惡者人之所惡。其爲人也。處心造事。行已接物。凡其所爲。一皆可欲而不可惡。則是可謂善人矣。

語類可欲之謂善。可欲只是說這人可愛也。○問可欲之善。曰爲君仁爲臣敬爲父慈爲子孝是也。外是而求則非。○可欲只是都無可憎惡處。學者必欲於善字上求用工處。但莫做可憎可惡事便下。

圖大全慶源輔氏曰。先儒多以可欲爲己之欲。如書所謂敬修其可願之意。獨集註不然。可欲是別人以爲可欲。蓋若以爲己之欲。則說得太輕。且人之欲有善惡之不同。故也。○呂晚邨曰。之謂善三字。語氣原

指人品名目。註中天下之理四字。解可欲二字耳。故接向卽下其爲人也。然句則可謂善人矣。清出本義

辨按不害是問善信之品地。不是問樂正子如何謂之善。謂之信也。故孟子只就善信之品地。還他的當

註其爲人也。句是泛說此等人言。不是指樂正子之

有諸已之謂信

為人。○語類云學者必欲於善字上求用功處。但道做可憎可惡事便了。此言天資不能盡善無惡而求用功者其實事事不做可憎可惡之事。則便是實有諸已之信矣。勿以此為可欲之謂善正解。當下可欲不可惡。自是天資高。

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則可謂信人矣。○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

信。

或問。然此或其天質之美。或其知及而勉慕焉。未必其真以為然。而果能不失也。必其用力之久。一旦脫然有以真知其善之在已。而不得不然。決定真實。而無一毫虛偽之意。然後可以謂之信人矣。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告

近學堂藏板

之當然而實有於已。然後能不失信者。實有於已而不失之謂。○善人只是資質好底人。孔子所謂不踐跡亦不入於室者是也。是箇都無惡底人。亦不知得如何是善。只是自是箇好人而已。有諸已之謂信。是都知得了。實是如此做。此是就心上說。心裏都理會得。○善信美大聖神是六等人。可欲之謂善。是說資稟好。可欲是別人以為可欲。有諸已之謂信。是說學又曰。直方大直方然後大。積習而至。然後能不習無不利。

大全慶源輔氏曰。善固多端。故集註言凡所謂善以該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則表裏誠實。無一毫勉強假托之意也。

陸稼書曰。不特善信兼天資學。亦即美大聖神亦俱兼資學。但此章則重在學耳。○有諸已之謂信。亦統身心意知說。不必專屬意註。特援以為例耳。

按語類云。善人只是資質好底人。亦不知得如何是善。只是自是箇好人而已。有諸已之謂信。是都知得。實是如此做。觀此則善人。只指資質信人。方是

做得致知誠意之功。乃或問則云。或其天質之美。或
其知及而勉慕焉。未必其真以爲然而果能不失也。
又似善人亦兼工夫矣。其實善人原不兼工夫。如孔
子所謂不踐迹亦不入於室。都是說他資質好。其有
學者用功未能真知而知已及夫善未能真實無偽
而已勉而慕焉。則亦可謂之善耳。此意借說非正解。
○不能致知必不能誠意。故朱子於有諸已。不脫真
知字。○誠意是人鬼關。致知是夢覺關。未過此二關
尚在惡界。今於有諸已之前。先自是箇善人。非上等
天資。必不能也。

充實之謂美

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
外矣。

或問然亦足以自信於心而已。未必其行之充足飽
滿。而無歉於身也。然既信之。則其行必力。其守必固。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 盡心下 望

近譬堂藏板

如是而不自已焉。則其所有之善充足飽滿於其身。
雖其隱微曲折之間。亦皆清和淳懿而無不善之雜。
則是所謂美人者也。

語類

充實之謂美。是就行上說。事事都行得盡。充滿

積實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如公等說話。都是去外
面。旋討箇善來。栽培放這裏。都是有待於外。如仁我
本有這仁。却未曾得知。却去旋討箇仁來。注解了。方
曉得這是仁。方堅執之。而不失如義。我元有這義。却
不曾得知。却去旋去討箇義來。注解了。方曉得這是義。
堅守之。而勿失。這都是有待於外。無待於外底。他善
都是裏面流出來。韓文公所謂足乎已。無待於外之
謂德。是也有待於外底。如伊川所謂富人多寶。貧子
借看之喻。是也。又曰。可欲之謂善。如人有百萬貫錢。
世界他都不知得。只認有錢。使有屋住。有飯吃。有衣
着而已。有諸已之謂信。則知得我。有許多田地。有許
多步畝。有許多金銀珠玉。是如何營運。是從那裏來。
盡得如下。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有諸已。則已。是知至意誠之事。

然又須見於履踐方得故云力行其善至於充滿其量畜積成實然後美在其中而無所待於外矣○林次崖曰充實是這信到充滿積實處一二件實亦可謂信十數件實亦可謂信但不可謂充實充實是立身制行無一事不實性分內事無一欠缺故謂之充實易之有乎盈缶是也美即善也然必善到充實方謂之美此是美重於善處故曰美在其中又謂和順積中○小註雖微細曲折之間亦皆清和純懿稍差自善至充實亦非容易故朱子以力行其善解之○
辨按誠意只是力行之始故有諸已之信只在心裏說的是心裏誠實無欺便是信至由是力行了去未必事事之善都踐履得到惟不徒誠於心更力於行件件行得又件件守得自然充滿而積實蒙引謂充實二字平說非充之以至於實猶云廣博而深厚此解良是○清和淳懿正形容美字若有一不善之雜未為全備醇美矣○次崖未看得透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異

近譬堂藏板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

釋然亦足以充於其內而已而未必其能發見於外也○又如是而不已焉則其善之充於內者彌滿布蕩洋溢四出而不可禦其在躬也則晬面盎背而施於四體其在事也則德盛仁熟而天下文明是則所謂大人者也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大則形見於外矣故集註以德業至盛不可加言之○蔡虛齋曰大字全就光輝上說美指在內者大指在外者美人非無外內有餘而外猶未足也大人非無內發於外者本於內即其外可知其內矣○王觀濤曰註云德業至盛而不可加不可以德屬充實業屬光輝德業渾看俱在光輝上見其至盛

辨非充實之外又有光輝也○其充實而不可加自有光輝光輝是充實之流露處○充實用得正夫光輝用

不得工夫其工夫仍在充實上漸漬涵養脾胃而天下
而施於四體固不論有位無位卽德盛仁熟而天下
文明亦不必有位者能之隨感而動在一家則文明
著於一家在一國則文明著於一國

大而化之之謂聖

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
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為矣張子曰大可為
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矣

或謂然大而化則其所謂大者未能離乎方體形迹之聞必其德之盛者曰以益盛亡之熟者曰以益熟則向之所謂大者且將春融凍解混然無迹而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其吉凶矣是則所謂聖人者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聖

近譬堂藏板

人操尺度量物用之尚不免有差若至於化者則已便是尺度尺度便是已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大則循可以日見而指言至於化則無迹不可以日見不可以言傳無待於思維無假於勉強從容自然與道為一而非人之智力所能及矣○雙峰饒氏曰生知安行是性之之聖大而化之是反之之聖○朱氏公遷曰聖以全體至極言亦曰專言之者凡言資質德性與衆人異者此說性之之聖也自學力推之以至其極者此說反之之聖也孔子以性之之聖而加反之之功斯所以為聖之至與○蔡虛齋曰化字與不可知不同化自我而言謂不勉不思也不可不知以人而言莫測其所以然也○林次崖曰化是消融變化不見了形迹如金與水方未融化便有箇形塊及金見火水見日而消融都無箇形迹便是化大而未化是暢於四肢尚有矜持發於事業尚有造作者在矜持造作便有箇形迹可見亦猶金水之有形塊也到工夫熟然後從心所欲無矜持無造作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發於事業不

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都無形迹可見亦如金之融化於火米之融化於日也。呂晚邨曰自大至聖相去尚遠實有工候界級可見到聖與神其辨甚微不得強分兩等。

按這箇聖字與孟子論伯夷伊尹柳下惠皆謂之聖者不同蓋彼只說存造其極而言雖亦不待思勉自能如此然却於大字前欠工夫故化也而非大而化也此是從善信美大做透了雖未化已是時中聖大一大軀殼子如顏子未化聖人亦以用行舍藏許之是也故此又到化則自能變化無方莫可測度此程子謂非聖之上又有神也時解多將夷惠之聖不能神與孔子聖之神分界猶恐未是。

聖而不可知之謂神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哭

近譬堂藏板

誠關至於是則造道入德之功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是其盛德至善之極無聲無臭之妙必有非耳目所能制心思所能測者是則所謂神者而非聖人之上復有神人也夫自可欲而至於大則思勉之所及也至於聖且神焉則雖非思勉之所及然非思勉之而不已焉則亦未有至焉者也。

論類

善是渾全底好人無可惡之惡有可喜可欲之善有諸已之謂信真箇有此善若不有諸已則若存若亡不可謂之信自此而下雖一節深如一節却易

理會充實謂積累光輝謂發見於外化則化其大之迹聖而不可知處便是神也所以明道言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若或問顏子之微有迹處曰如願無佞善無施勞皆是若孔子無迹只是人捉摸不着。問至大而化之皆是指人否曰皆是又問只自善推去否曰固是然真是有箇善方推得譬如合一藥須先有真藥材然後和合羅碾得來成藥若是藥材不真雖百般羅碾畢竟不是。

精義

伊川曰神者妙萬物而爲言若上竿弄瓶以至

斷輪誠至則不可得而知。上竿弄瓶始於習數尺而後至於百尺。習化其高。矧聖人誠至之事。豈可得而知。

大全南軒張氏曰。本領在可欲之善。信者信此者也。美者美此者也。大則克此而有光輝也。化則為聖而其不可知則神也。至於聖且神。其體亦不外此而已。○蔡虛齋曰。道理至於克實則盡矣。克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只是熟而已。熟則生輝。大而化之之謂聖。則益熟矣。故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亦只是熟而又熟。熟之無以復加者也。豈於人道之外。別有神妙之理哉。○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克實之為美。此猶是成己事體之所以立也。克實而有光輝之謂大。以後則兼以其克積之盛。自然及物者言之。體立而用有以行之也。○林次崖曰。聖之至妙。人不能測。只看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緩之斯來。動之斯和。就可見通書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克之周遍。而不可窮。正是此意。聖神蒙引。又欲作兩人說。看來只作一人說。為是。○呂晚邨曰。不可知。故曰神。非如神之謂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 盡心下 兗

近譬堂 藏板

聖蔡虛齋曰。看來聖與神還是兩樣。亦有聖而未神者。如云湯武反之也。禹入聖域而未優是也。如曰堯舜性之也。湯武雖亦聖人。亦少讓矣。故曰二之中。四之下。依程子則美大聖神。只是三樣人。不得四矣。○吳森右曰。神不外於聖。但聖不皆神。如孔子夷惠尹皆聖也。然夷惠尹可以清任和知之。孔子則聖而不可知也。

按常解俱以湯武反之之聖。不及堯舜之神。夷惠有惠之聖。不及孔子之神。分聖神為兩等。愚意湯武有聖人。堯舜有天下之功。而未至於不思不勉。夷惠各造於偏。端之聖。而未以善倍美。夫為基。俱非孟子所謂心而化之之聖也。若大而化之之聖。則自然神妙莫測。其於不可知之神。豈有等級乎。故程子朱子。只作一等人看。自聖人已身說。則化矣。自人看。聖人則不可知矣。或曰。如子之說。則孟子不謂為三。之下而曰四。之下者何也。曰。就夫大而化之。時言之。則纔由思勉。以至於不思勉。謂之脫去夫之迹。而為聖。可也。遠謂之為神。神不可也。及其既聖之後。既民於無迹。

自妙於不可知謂聖之無不神可也謂聖之上又尋神則不可也孟子連帶遞下故必分爲四等而程朱尋究其實則不妨合聖神爲一等也與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已者或未實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爲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已而已能有諸已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三

近譬堂藏板

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克而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

樂正子以善名矣而以輔歌從子敖先館舍後長者何也曰言在二者之中則有餘於善而不足於信矣此其所以未免於程子不謂受變於俗者歟

樂正子二之中是知好善而未必皆實有諸已者故不免有失錯處

大全慶源輔氏曰意者樂正子雖能明善而亦工夫未到於善未誠使其誠有諸已則於從子敖之事

當如惡惡臭而自不嚮邇也○新安陳氏曰自善信至聖神高下固懸絕矣然雖聖神之極致亦不外乎自善信而克之生知安行之聖人固不必由科級而進學知利行以下之希聖未有不由科級而進者而欲之善真能有諸已勉勉循循克而拓之以至於極

雖此性之之聖有生熟之不同豈有不能如身之之聖者○雲峰胡氏曰須看尹氏上下一理四字善者人心之天理始而爲人之所欲者此理也終而人之所不可知者亦此理也善非粗淺神非高虛惟在乎實有此善而力行以克之爾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
按二之中中字只是介在二者之間以善則有餘以信則不足呂晚邨云精進人刻刻在中字中但地位則曰異愚謂不然假令樂正子實造到信孟子便不下此中字信與美亦有中美與大亦有中大與聖與神亦有中此皆兩介之中若當其謂之美謂之大謂之聖神時之中則正佐之中與兩介之中又有別○曰二之中則善尚未能實有諸已矣曰四之下則此後之品請尚非一端而可蹴致矣孟子因樂正子造請等叙難說故索性說到極處而一總判斷之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三

近譬堂藏板

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大畧如此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

○大全朱子曰楊墨皆是邪說無大輕重但墨氏之說尤出於矯僞不近人情而難行故孟子之言如此非以楊氏爲可取也

○蔡虛齋曰逃墨必歸於楊自虛而歸於實理勢之必然也蓋厭其不情則必尚實矣矯枉者過直未能便合乎大中至正之道故只歸楊未能使入儒○受是儒者受之不兼楊之受墨也○王觀濤曰吾儒先成已而後成物墨氏只務愛物至於忘其身二其本故曰務外不情楊氏稍近裏便全遺了成物一邊故曰太簡近實只在人已上見得○逃墨歸楊是矯枉過直然亦歸儒之漸也要識此意受之不是徒受有借之大道意○吳棫右曰兩項俱與儒有害但窮其

勢墨必歸楊。楊必歸儒。非楊近墨遠之謂也。按楊墨亦有終不歸儒者。然此是他溺於其中。未
有逃意。若習於墨而欲逃墨。習於楊而欲逃楊。則於
墨必見得。不情於楊必見得。太簡。既有辨逃。必有辨
歸。但其反正之漸。必有箇理。有箇勢。務外者高遠太
過。不近人情。一惡其不情。則必將矯之太過。而折入
於楊。此理勢之激。而為歸者也。太簡者。本來近實。是
人情中自有箇惡。其太簡則自必就於大中而歸之。
於儒。此理勢之近。而易歸者也。如墨者。夷之不歸。楊
即歸儒。世亦有之。然大畧則是如此。○憫其陷溺之
久而取其悔悟之新。兩意都在斯受之。斯字中。蓋不
斯受。則陷溺之久者。何忍不急為之援也。不斯受。則
悔悟之新者。萬一塞其機。而又將他往也。此君子之
待異端。所以為仁之至也。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苙。欄也。招。胃也。羈其足也。言彼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 盡心下 聖 近譬堂 藏板

既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賢之
於異端。拒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距之嚴。故
人知彼說之為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
至義之盡也。

同大全雲。峰胡氏曰。於異端距之甚嚴者。至正不可
以容邪義之盡也。來歸待之甚恕者。至大所以容小
仁之至也。於此可見聖賢至正至大之心矣。

異蔡虛齋曰。言彼既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
追咎其既往之失。則不之受矣。○張彥陵曰。此節要
看辨字。吾儒不可不與楊墨辨。然辨宜在未歸之先。
既歸則當徐以俟。其自悟若既歸而辨。便使彼窮而
無所入矣。

論按時解多在待之不想上。說恐激成畔儒之禍。愚
意此皆落第二層。聖賢當下。只有一箇公心。嚴亦非

有意為嚴恕亦非有意為恕固不因有激成之禍而始寬之也。○未歸時則不輕於受見其受之極精明既歸時便不可不受原不為孤其黨援息其爭衡而後受只夫公無我自然當受又見其受之極正大受字申自有變化薰陶之術在更不恃着辨也既來歸而猶追其既往之失便見其空言無補非獨度量難容亦見是本領不濟。○入其莛則已歸矣又從而招之則又羈其足矣並無拒而不受之意蒙引謂便是不受者非入莛而羈放豚之足惟恐其復放也既歸而復與楊墨辨亦欲窮極其既往而使之再不逃也而不。知窮之太過反無以繫其心而借之大道矣追既往之失似當如此看。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三

近譬堂藏板

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民為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大全新安陳氏曰用其二一時并用二端也用其三一時并取其三也。○潛室陳氏曰緩非廢其征但不在一時并征之耳月令孟夏蠶畢而獻繭稅孟秋農乃登穀始收穀布縷征之夏粟米征之秋乃古法。○張彥陵曰三征俱國家正額勢不容廢然並征之害甚至父子不相保矣况後世巧立名色征索無已者乎法不可廢而調停於用緩之間便是心溢於法之外。○呂晚村曰用一緩二上三句中本具一時並取制併征君子為之更張加恩也只因後來一時並取民力不堪故孟子言此意中先有用二用三而發。○按若單為用而講緩則緩為用地無非巧取之術皆成機權作用矣然將君子不欲用說成姑息並不

僅欲緩說成優柔又豈是公平正大道理須知君子自是必用。但不示民。以不堪。君子不過用一。便緩。二。亦不必盡。不取民之有。而後為仁愛。如此方是王道。經猷。○有殍則民死矣。父子離則民散矣。今說父子離重於有殍者。蓋有殍尚有。不殍。此用二之。所以受困也。父子離則不保室家而恩義乖離。老稚轉於溝壑者。更不足言。此用三之。所以無國也。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實珠玉者殃必及身。

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

○大全新安陳氏曰諸侯寶人民而善政事以治之。則有人有土而常為吾寶矣。○張彥陵曰論人主之寶必歸之於身。而始為我亭論人主之身必託之土地人民政事而始得所安。故政理民和土地開何寶。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蓄

近譬堂藏板

如之而世主乃以身殉珠玉。孰知珠玉乃殺身之具。○按國之所以立者守先王祖宗之土而已。所以實此土地者在人民。所以理此人民者在政事。故三者平度而亦有自然之次。第但此說現成說也。若諸侯治國則惟在寶此人民而善政事以理之。然後有人有土而常為吾寶矣。新安說與本文原自不肯。○寶珠玉何以殃便必及身。蓋以珠玉為玩好。則窮奢極欲。所以為敗國。凶家之具者。無所不至。廢政事而不恤。傷人民而不恤。而土地更無問也。豈有殃不及身之理。

○益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益成括益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益成姓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

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卒而獲免。孟子之言

猶信也。

諸類益成括恃才妄作謂不循理了硬要胡做

同大全薛軒張氏曰不聞道則為才所役道者理義

之存乎人心者也於此有聞則才有所不敢恃矣人

之有才本不足以為人害惟無所本而徒用其才於

是才始足以病已甚至有取死之道又不若魯鏡無

才之愈也小有才而未聞道者身且不能保為國者

乃信而用之匹國敗家其何日之有○慶源輔氏曰

才出於氣而有限才本自小道原於性而無友道本

自大况曰小有才則又本之小者也不顧義理而惟

才是逞則行險僥倖無所不至不至於顛覆不已也

孟子之言但述其理之當然耳不以是為奇中也學

者不達而以是為奇則必以料事為明而駭駭然入

於逆詐僥不信矣

林次崖曰小有才言畧有才也小有才而不聞道

朱子異同條辨孟子 卷十四 盡心下 臺

猶足以殺其軀若有大才而不聞道殺其軀也必矣

若商辛智伯是也○王觀濤曰小有才是權謀術數

之類大道如仁義忠信是

辨按才有自道中出者有不自道中出者自道中出

則才只是道之用道夫而才亦夫矣此但當以進各

不必復以本各也然亦有不自道中出而不可謂之

小有才者即權謀術數却也自成他底作用莫能倖

兔而不殺身在戰國時此種人頗有孟子未嘗皆以

死斷之也惟私智小術而又兢兢自以為存則必恃

其才而妄作矣安得不取禍哉知括之才壞在小字

尤壞在有字集註恃才妄作四字都從有字內看出

人多忽過也○商辛智伯如何便謂之大才聞夫道

友是夫本即大才而未聞道亦必是天資高存近於

道者不得以商辛智伯之惡才當之也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館舍也上宮別宮名業屨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

近譬堂 藏板

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慶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曰始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慶匿也。言子之從者乃匿人
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
者固不為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
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
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美

近管堂藏板

大全慶源輔氏曰先儒多讀夫子作夫子而以爲
孟子自詠朱子獨以爲夫子而作問者自悟其失而
言者蓋不獨以殆非也下無曰字而知其然若以爲
孟子之言則不惟露筋骨且非所以待學者將使學
者不自重矣惟以爲問者之言則可取惠嘗謂近世
好議論者往往以學者之失而議先生長者是其識
量又不逮於當時織屨者矣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者
與人爲善之公也至於孺悲欲見則辭以疾膝更在
門則不見答是又義之所當然也然教亦固在其中
矣。蔡虛齋曰依此文乃似真若從者之慶然蓋孟
子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意若言其以向道來固在
所受也豈其有此乎故或者雖曰自悟其非而其詞
則云云而集註又貼云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則
以謂其往日之有此行亦孟子之所不計也此又似
與孟子之詞相應其有以盡其未盡之意然初不足
爲聖賢累也

按時解皆謂夫子之設科也以下或人自悟其失
明其爲向道而來非竊屨而來以見孟子之心能見

諒於或人也。綑按往者不追，四句語脈，明謂往者之不善。夫子則不追，但知來學。夫子便不拒，以是心至，則便受之而已矣。見此，外都問了。故註云：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見得安必無竊履之事，仍是未釋其疑語。但其言則亦有合於聖賢之損，故記之。或作慨嘆聖賢之窮者亦非。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

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為。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

○大全慶源輔氏曰：不忍者，惻隱之事也。不為者，羞惡之事也。是皆本於性，發於情，而統於心。人之所固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 盡心下

五

近譬堂藏板

有者也。但為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心失其正，而不能統夫性與情。故有所當發而不發，亦有所不當發而反發。遂至於其所不忍者，或有時而忍。於其所不為者，或有時而為。而性亦從而格，凶之矣。今教之以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推所不為，以達於所為。如是則心得其職，情得其正。而性之所以為仁義者，得矣。○西山真氏曰：有所不忍，不為者，此心之正也。能即是不為，即義也。○勿齋程氏曰：推廣善端，滿其所受，是之謂充。理無不通。行無不得，是之謂達。理無不通，以心言，行無不得，以事言。○湯養林曰：達者，自此而通之於彼，非是從忍處為處，過抑之直從不忍不為初機，隨時提醒，自不至於有忍存為不落轉念。工夫直恁直捷。

○孟子只是要人識得性中原有仁義耳。因仁義無形，若只說仁義，人所皆有，疑其言不足憑信。故孟子只就端之發露處，說人可有所不忍，否人可有所不為，否。乃不忍不為之端，其為人所皆有，必矣。不忍

不為。既人所皆有。則仁義自人所皆有。其皆有仁義而昧之者。以又存所忍為雜之也。一達之於所忍為而仁義之全體盡見矣。故緊點之曰仁也義也。若不看清。不忍不為為仁義之發端。即混當了仁義。更不着眼。皆有只說不忍不為當達。或即認皆有而忘却。四箇所字。不知人惟有所不忍。故不盡不忍而有所忍矣。惟有所不為。故不盡不為而有所為矣。上兩所字是露端倪處。下兩所字。即是端之有所昏蔽處。所以要達仁也。義也。是就既達之全體指出。以示人見與不忍不為並無兩箇。禮說滿天下都是忍為之人。那偶有一念一事之不忍不為。能有幾何。如何辨取得仁義之本體。出又如何能復得仁義之全體。來故機關全在達上下文。所以推言擴充也。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 盡心下 天

近譬堂藏板

充滿也。穿穴窬窬。皆為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為以達於所為。則能充其無穿窬之心而無不義矣。

大全慶源輔氏曰。此一節。因前說而教人。以充滿其本心之量也。無欲害人之心。即是所不忍。無穿窬之心。即是所不為。是心也。其量甚大。其用有常。人能推所不忍以達於其所忍。然後能充滿其無欲害人之量。推所不為以達於其所為。然後能充滿其無穿窬之心量。能充滿其心量。則其用有常。而仁義無可勝用矣。○蔡虛齋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此即承上文。只是一意。但露出害人所不忍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所達耳。若曰如害人所不忍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穿窬者人所不為也。人

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矣。所謂充無穿窬之心者。非但無穿窬而已。充此心。亦無受爾汝之實。即是充其無穿窬之心也。然又不但此。又須推至於語默之微。但有些見不光明處。皆為穿窬之類。必并此悉去之。乃能充其無穿窬之心也。蓋一節密於一節。而實皆充之一字所該也。此合上節皆兼言仁義。而以下專言義者。蓋仁只是一路。只是箇不忍之心。苟能充此心。便了。故說箇無欲害人。儘可包括義却頭項多玩。末節一類字。可見。下兩節猶是舉以見例。非以此二節說盡充義之旨也。

○新安陳氏曰。達如導水自峽滄達之川。自川達之海。充如水達海而充滿於其中也。惟達而後能充。如橫而充之之意。○蔡虛齋曰。上節就仁義之端處。達將去下節承足上節意。不可作兩樣看。蓋惟達而後能充。達有工夫。充承達說來。且指出所不為者。言。**○**按註云。能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推字。即充字。工夫。滿字。即充字。分量。而以達字。夾在中間。則知達由於充。而充乃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堯

近譬堂藏板

所以為達。新安虛齋所謂惟達而後能充者。謬也。蓋達只就機勢而言。充就真實用力而言。此下三節皆說用功而言。充不言達。亦可見矣。何得謂達有工夫。充無工夫。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

此申說上文充無穿窬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

○實字對各字說。不欲人以爾汝之稱加諸我。是惡爾汝之名也。然及之於身。而去其無可爾汝之行。是能充其無受爾汝之實也。若我自未有未是處。則雖惡人以爾汝相稱。亦自有所愧矣。○能充無受爾汝

之實處工夫却甚大了。到這田地功夫大段周密了。所以說無所往而不爲義也。使行已有一毫未盡便不能無受爾汝之實矣。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此一節事雖微而理愈密。夫人不受爾汝之稱皆是羞惡之實心存養之不加體察之不至則不受之心雖有得於此而或則失於彼亦不能充滿其實心之量而有義有時而不行矣。惟能推所不受而達之於所受而無所滲漏然後能充滿其無受爾汝實心之量無所適而不爲義也。○蔡虛齋曰：爾汝之稱人所不甘受者是亦所不爲也。人能卽此而推之凡自卑取屈於人者皆不屑爲則能充滿其無受爾汝之實而無適非義矣。○其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非其實也。其中心慙忿而不肯受者乃其實也。故曰無受爾汝之實。此亦所謂充無穿窬之心也。

○林次崖曰：無受爾汝之實亦不爲之心也。私欲一萌不受於此而受於彼。若所謂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者有矣。故必卽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欠。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李

近譬堂藏板

則無適而非義矣。此節就辭受上說下節又就語默上說都是申說上文充無穿窬之心之意。朱子小註及蒙引皆以行祀盡善不致取輕於人爲充無受爾汝之實看來不是。大註自明白輔氏說得是也。

○按君父謂之爾汝則不當以其輕賤而不甘受矣。此只是以勢加凌者耳。此時卽抗不得亦受不得。如孔子之遇陽貨而以爾呼之是也。孔子直其辭而不屈於勢便是不甘受也。若貪其勢利共有則不得不貪昧隱忍而甘受之矣。貪是貪其利欲昧是蔽其良心隱是隱而不爲人知忍是忍而不肯輕發。然此非其實也。其中心慙忿而不肯受者乃其實也。故無受爾汝之實。凡有羞惡之心者皆必存之而有此實便充滿其分量。但有一毫苟且以致人之輕賤者皆必必斷斷不爲而無所虧欠。則人之所不能也。能充至此則省身克己工夫已到細密處。故曰無所往而不爲義也。○此說到充無受爾汝之實正逼拶到隱微細密處而存疑反說到受萬鍾之粗述上。不知工夫之微妙者也。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

餽探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餽。卽此意也。便佞隱默。皆有意探取於人。是亦穿窬之類。然其事隱微。人所忽易。故特舉以見。例明必推無穿窬之心。以達於此。而悉去之。然後爲能充其無穿窬之心也。

或問 仁義之詳畧。則不忍之心。與害人之。心易見。而羞惡之心。穿窬之類。多端。故彼畧而此詳。欲其於此。有以識其推擴之端耳。

語類 問餽者探取之意。猶言探試之探。否曰餽。是鉤致之意。如本不必說自家。却強說幾句。要去動人。要去悅人。是以言餽之也。如合當與他說。却不說。須故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空

近譬堂藏板

爲留難。使他來問我。是以不言餽之也。又問政使當言而言。苟有悅人之意。是亦穿窬之類。否曰。固是這穿窬之心。便是那受爾汝之實。又問此章首言仁義。而後專言義者。何也。曰。仁只是一路。不過只是箇不忍之心。苟能充此心。便了義。却頭項多。又問人能充無穿窬之心。是就至。處。處。未可以言而言。與可以言而不言。是說入至細處。否曰。然。

同 大全慶源輔氏曰。此一節事之微。而理之密。又有甚於前者。故以土言之。夫不爲穿窬。無受爾汝。在土則有所不必道。然一語一默之微。發於詩。較安排而有意探取於人。則是亦穿窬之類。故集註亦以爲其事隱微。人所忽易。故特舉以見。例必推無穿窬之心。而達之於此類。至纖至悉。處亦不容有不盡。方始能充其無穿窬之心也。其義亦精矣。○蔡虛齋曰。土未可以言而言。是故意言也。故意言是存意存乎其間。也可以言而不言。是故意不言也。故意不言是亦存意存乎其間也。故曰。皆有意探取於人。○土字指在。我餽之。之字指在人。○以言不言。餽人是穿窬之類。

也受爾汝之實亦穿窬之類故人於穿窬不爲而於此或有爲之者是以不能皆義此孟子所以吃緊示人也○正使當言而言苟有悅人之意是亦穿窬之類孟子所謂之類云者學者固當以此法求之

辨 擷他章言擴充只大槩說了而所以擴充之功猶未之及茲就充無穿窬之心推至於無受爾汝之實已是就義之至細至微而言必充之而後無往不爲義言其精非言其粗也然爾汝之稱尚是自外來者非由中出者也當下便有無受之實心在便是義之發露處故充之猶易若以言節以不言節是自已從中發出不以爲不當爲而以爲當爲當下便是不義最難察識而擴充之孟子點醒以爲皆穿窬之類尤爲精微之極可見擴充工夫無窮盡無止息也集註以爲特舉以見例正以此類尚多在人識其端而推廣之耳○節訓探取正對穿窬說蓋以言節以不言節俱是使人不知不覺而吐露其真情與偷盜人之物而不使人知覺者正是一般故曰皆穿窬之類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至

近譬堂藏板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

古人視不下於帶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爲言近而指遠也

或問 不知道者務爲高遠之言則固荒唐而無餘味然從其近則又鄙淺而無深遠之趣也不知約之可守則固汎濫而少成事然欲其約則又狹隘而無廣博之功也然則所謂善言善道者非有道之君子其孰能知之乎

語類 說言近指遠守約施博四方八面皆看得見此

理本是遠近博約如一而行之則自近約始道理只是一但隨許多頭面去說又不可不逐頭面理會也

精義 呂侍講曰：君子之言至近，而指意深遠，則可謂善言也。所守至約，而德施廣博，則可謂善道也。不下帶者，近在目前也。君子之言，近在目前，而道德存焉。此言近而指遠也。

同 大全記：曲禮下，天子視不上於祿，不下於帶，凡視上於面，則傲；下於帶，則憂；傾則姦。○慶源輔氏曰：言近而指遠，故測之而益深，窮之而愈遠。是君子教人之事。○王觀濤曰：孟子主意重近約邊。○道存道字，要見高妙意，方與指遠相貼，然亦非外淺近別。○深遠底道理，如此反涉有心矣。君子若論目前近事，只就此近事論得精切確實，圓融透徹，玩之便有不窮之趣，便是道存，便是指遠。如論鳶魚而上下察，論飲食而知味，皆言近而指遠也。○張彥陵曰：指是言中，含蓄底旨趣，施是守中，發出底施用。○呂晚邨曰：他處而字，勢側重在下半年截。此處而字，勢歸重在上半年截。蓋非謂近約者貴乎遠博，謂遠博而即在乎近約，乃所以為難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奎

近譬堂藏板

分明。蓋他處而字，有分合兩層。此處而字，無分說一層。只有合說一層也。指即言之指，施即守之施。近中便有遠在約中，便有博在或問兩面夾說而字。是論理之辭，非謂有指遠而言不近。施博而守不約者，蓋務為高遠。既荒唐無餘味，則已無指趣了。何指遠之有？不知約之可守，既汎濫而少成事，則已無所施矣。何施博之有？故知或問雖倒轉說，亦只重提起言近守約意。○指遠只是旨趣深長，非高遠之遠。故道存只是至理存，非高遠存也。

君子之守約而施博也

此所以守約而施博也。

精義

呂侍講曰：修之一身，可謂約矣。身正則物正而

天下平。此守約而施博也。

同 大全慶源輔氏曰：守約施博，故推之而無不準，動之而無不化。是君子治天下之事。○王觀濤曰：天下平不作感化論觀一施字，只是舉而措之耳。

興張彥陵曰。平天下者。雖有禮樂刑政等事。亦不過完修身之分量。不是修了身。方去平天下也。○吳恭右曰。天下平。無工夫。工夫在修身內。見得治世之理。不外於治身之中也。
辨按孟子修其身而天下平。固是以修身者平天下。故守約自能施博。然不曰守約可以該博。而必曰施博以施字。自有事爲在。不可以一修身盡抹却也。觀大學治國平天下。節節自有事爲。則可見矣。孟子固重守字說。然須不抹却施字。於理更圓相。○修了身。方去平天下。是推本之辭。平天下。雖有禮樂刑政等事。亦不過完修身之分量。是究竟之辭。皆本文前後分際語。而非正面耳。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畜

近譬堂藏板

精義 呂侍講曰。君子治身。如農夫治田。除草曰芸。農夫治田。必除其草。而苗可長。君子治身。必去其惡。則德可進。人之患在。於不治已而治人。不責已而責人。辟如農夫舍已之田。治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責人深也。所以自任者輕。責已薄也。

同 大全南軒張氏曰。舍其田而芸人之田者。不治其身。而治人之譬也。不務在已者。而責諸人。其自任亦輕矣。蓋不知一身爲天下之本故也。○劉上玉曰。善言善道。平開君子之言。君子之守平開。此條便承君子之守意。而單結之。亦古人隨意說文。不必拘拘也。如畏天樂天。下只引詩畏天之威。証仁人心義人路。下只說求心。不忍不爲。後只說充無穿窬。古法每每如此。若因而有偏。有嫩。有側。串扭合者。非也。
辨按守約施博。不是兩截工夫。則知不守約而務施博。亦不是兩截病痛。若將舍其田作一層。芸人之田再作一層。便是兩截。須知此處而字亦合併語。卽上守約而施博。修其身而天下平。兩而字也。○若舍其田而芸得人之田。則雖不守約。而能施博矣。今泛而言

之曰人則一人之力有限如何芸得人爾則施究不得博矣故曰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污壞不假修為聖之至也反之者修為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或問程子論堯舜禹湯文武一條尤有功非其學臻聖域則孰能及此乎

語類湯武固皆反之但細觀其書湯反之之功恐更加密又如湯誓與牧誓數桀紂之罪詞氣亦不同史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奎

近譬堂藏板

記但書湯放桀而死武王遂斬紂頭懸之白旗又曰湯有慙德如武王恐亦未必有此意也

精義明道曰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是孟子分別出來

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

同大全朱氏公遷曰此以德性言聖人身之兼用功而言反之舉成功而言惟其能身之所以能反之也

又曰此性字以天理自然者言非指性而言也乃所以性其性也但性之性者是性其性誠明之性是性

其誠指其人而言曰性者自其率性而言曰性之

異林次崖曰性者只加一賦字自明言堯舜是賦性者也之字指性反復也言湯武是復性者也

辨樹前性之身之對下假之之字集註明指仁義言堯舜性乎此仁義湯武身乎此仁義五霸假乎此仁

義此換一者字便見堯舜性之之聖人湯武反之之聖人身體乎道指用功反之是已復其性揜結果成就而言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而非有意而爲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之德也。

語類 問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信言語以正行，莫無害否。曰：言語在所當信。若有意以此而正行，便是有所爲而然也。

同 大全慶源輔氏曰：若有意於中，則必有勉強持守之意。力懈意弛，則必有所不中者矣。又曰：三者特舉聖人之庸行。人所易曉者，以例其餘。聖人之動無不時也。豈有意而爲之者哉。故集註斷以爲聖人之事。性之之德也。○蔡虛齋曰：正行不與生者干祿爲例。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 盡心下 癸

近譬堂藏板

正行亦何不好，但聖人不用着意耳。非爲生者，非以干祿。非以正行數句，要說仔細。蓋下交行法，俟命亦是非存爲而爲者。然說得無性與反之之別。故此節要說出自然而非有意爲之之意。須與下節意少異。○此條只是性者之德，不是指堯舜言。如哭死而哀，非以干祿。此處都說堯舜不得。君子行法，俟命亦然。○王觀濤曰：四乎看爲是各段俱重自然意。○先輩云：中禮不是禮自爲禮，而聖人中之如此，則德與禮爲二也。此只是禮自性中流出。如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之例。德卽性也。禮卽德也。性外無德，得之斯爲德。德外無禮，履之斯爲禮。自然意在至字上。見有一毫勉強，則德未盛，盛未至。○張彥陵曰：哭死而哀，非爲生自是所性之痛悼。經德不回，非干祿。自是所性之躡履。言語必信，非正行。自是所性之誠實。○必信必字，不是期必，只是無不信心。
異 林次崖曰：聖人之心，無有不誠。一見死者，誠心激發，自然哀傷，不欲生者，感我故哀。若爲生者而哀，便是有意，非自然矣。經德不回，自有得祿之理。然聖人

是稟性自然不同不是欲干祿故不同也若是欲干祿則出於有意非自然矣○徐岩泉曰人自哭死者只是據禮當哭此禮從生者而以義起也故哭死而哀雖無心于哀而未必無心于禮聖人性情之發唯知當哀而哀非爲生者有義起之禮而然也○陸稼書曰斷當從徐說存疑未妥按此則非以干祿也亦當云非以干祿之不可而勉於經德也

辨按動容周旋乃細微曲折之間無不中禮此盛德之至自然而然然甚易見若哭死而哀非爲生者感我而後哀經德不同非以干祿之故而後不同則是賢者分上也可盡得何況行法俟命之聖人又何足以言性之德乎言語自是信不須照顧到行上與言顯行行顯言之勉然者有別猶說得去然亦三項不一類矣徐岩泉謂非爲生者是非爲生者有義起之禮而然畢竟添出禮字然于本文猶順陸稼書謂非以干祿是非以干祿之不可而勉于經德則硬添出不可二字非本文語氣中所有矣虛齊只謂當與下行法俟命有異却謂正行不與于祿一例則亦未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空

近譬堂藏板

看通也愚玩集註明云三者亦皆自然而然非有意而爲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德也於下行法俟命註又分別之曰蓋雖未至于自然而已非有所爲而爲矣今人講非爲生者非以干祿非以正行只說得非有所爲而爲意只與下行法俟命是一般而強入自然而然講究何涉乎愚謂此三句先提起生字祿字行字然後跌轉則其意自明如哭死所以盡生者之情人見聖人哭死之哀以爲於生者之情無不盡矣不知聖人一見死者自然哭之盡哀却非爲盡生者之情而後哀也若行法之君子以盡生者之情而哀聖人性之德則哭之而哀自盡生者之情存不問也經德自有得祿之理人見聖人大德受命以爲祿之無不得矣不知聖人自有之經德不遺庸行之常自盡之而無回邪却非以干祿之故而後不同也若行法之君子自勉於經常之德俟命而不能必命之能受而聖人性之德則祿位各壽自有必然而無疑者故不同也言語說出來便與行一般人見聖人言之無不信與行之無不正相合矣不知聖人言

語說出來。自是信實。却非有心要正行之故。而後信也。若行法之君子。惟恐言有餘於行。行不足於言。猶費瞻顧。而聖人性之德。則言無不信。自與行合。一故不同也。如此講。方字字是性之德。自然而然。與下行法。俟命者有別。雖從前無人見到。不敢不附論也。○或疑孔子亦性之德。却不能必受命。茲謂盡經常之德。卽不貼定堯舜說。然畢竟從上堯舜性者也。曰。此節卽不貼定堯舜說。然畢竟從上堯舜性者也。一。每生根。况聖賢。但論其常。不論其變。如堯之繼兄而立。舜之側陋。升聞中庸。明以大德。必受命。決之孔子。自處其變耳。呂註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命由此出。分明命由聖人出。祿只在經德不匪裏面。不然孟子說到干祿。亦粗淺甚矣。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夾

近譬堂藏板

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爲而爲矣。此反之之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

或問是理也。三代以降。惟董子嘗言之。而諸葛武侯

言于其君有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程子語其門人有曰。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非欲獨善其身以求知於人。但天理當然。亦曰循之而已矣。此三言者。所指雖殊。要皆行法俟命之意。外此則亦寂寥而無聞矣。斯道之傳

不傳考之於此其亦可見也夫

語類聖人是人與法為一已與天為一學者是人未

與法為一已未與天為一固須行法以俟命也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以法與命移上聖人說聖人從

容中道身即為度法由我立與天為徒命由我出與

天地合德與鬼神合吉凶如書云自作元命唐李泌

云君相造命是也○慶源輔氏曰法者凡古聖賢之

所制皆是也蓋莫非天理之當然如為君而仁為臣

而敬子孝父慈皆是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聽天

所命我皆在所不計所謂依命也雖未能如聖人安

行自然已非有為而為之矣○蔡虛齋曰法者天理

之當然君子行法是依法而行也堯舜不待依法行

而所行者自是法故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此所

以為性之反之別○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者蓋性

者分上着不得法字與命字法者規矩準繩使人有

所持循者也性者聲為律身為度何用行法行法即

所謂行仁義也命在聖人則吾義所在即天命所在

所謂聖人與天為一又曰命不足道也故曰命由此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突

近譬堂藏板

出言造化在我與上篇立命意少異○錢肇陽曰法有經常所不易亦有時勢所宜通君子遵而行之不敢以意為出入亦不敢以迹為拘攣循循天理一稟于法至于禍福所在無所強亦無所避蓋幸而福固可徵吾動履之善即不幸而禍亦自氣數適然質之衾影吾且何愧蓋不謬于法乃所以不謬于命而不展于命蓋所以不戾于法若行法而為邀福地或有意祈福而為行法謀則假法之心便是衝命邀命之心即屬棄法豈君子天人合一之學○又而已矣承俟字來全不計較意○張彥陵曰法之不能行者以其惑于命也行法以俟命乃可以復其性

○撥不說君子循理體道却說行法蓋理道是無形象可憑準底說法則有一定而不可移者矣如聖人入倫之至也便是以聖人做箇法則準的如欲為君便法堯之所以為君欲為臣便法舜之所以為臣這便是行法○此句與君子居易以俟命一般俟命須行法以俟之世有淡漠恬退者未嘗不俟命所少者却是行法恭誠能行法豈有憊不俟命之理俟命正

以行法只好補一層說非正意也須看以字着力處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

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巍富貴高顯之貌藐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

或問子嘗以為後世之畏大人非畏大人也畏其巍巍然而已矣故進而君公之退而爾汝之孟子之藐大人也不視其巍巍然者而已矣故雖不肯枉尺而直尋而齊人之所敬王莫孟子如也特以當時之士

以道殉人內無所守故特發此以立其志使其意氣舒展無所拘束勿畏其巍巍然爾若夫君子以禮存

心固將無所不用其敬豈特於大人而反藐之哉

語類這為世上有人把大人許多崇高富貴當事有言不敢出口故孟子云爾集註說自分明論語說畏大人此却說藐大人大人固當畏而所謂藐者乃不

是藐他只是藐他許多堂高數仞棖題數尺之類○勿視其巍巍即藐也不是禮貌上倨傲待他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三

近譬堂藏板

精義呂侍講曰藐之所以欽之也故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謝曰孔子曰事君盡禮人為之谄也時諸國君相恚生當得

宅聖人恚地禮數是宅只管行禮又不與你計較長短與上大夫言便閭閻如也與下大夫言便侃侃如也冕者尊者見之便作過之便趨蓋其德甚全自然

到此不是勉強做出來氣象與孟子渾別孟子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猶自參較彼我未有合一

底氣象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若不藐視之則是為其巍巍者所動矣志氣一有所懾怯則必不能展盡底蘊剛強

者有懷或不敢盡柔弱者則必至於變其所欲言而反徇之

辨按孟子是見當時之說大人者全無本領皆為他

富貴崇高所動故言此然須是未說之先自有在我

者皆古之制也一畏學力又有在彼者皆我所不為

也。一見見識故說之時自然能窺此意已舍則字中若於說時方勿視則已爲巍巍所動矣。

堂高數仞。椳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椳。桶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爲。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七

近譬堂藏板

孔子則無此矣

○大全南軒張氏曰。藐讀如眇。左氏曰。以是藐諸孤。藐小之也。小之者小其所挾也。視其巍巍然則動於中。動於中則慕在彼之勢。而屈在我之義矣。使在我不知古制之守。則爲其巍巍然所動矣。故程子曰。內重則見外之輕。得深則見誘之小。後之爲士者。惟不知古制之是守。故未得志則有所慕。既得志則行其所慕。遂欲不已。以爲天下害。士必寡欲而後能守古制。守古制而後知自重。知自重而後不爲勢所屈。使其身用而道行。則生民受其福矣。○慶源輔氏曰。孟子有泰山巖巖然之氣象。便是指此等處言也。若聖人則大而化之。泯然不見其大之迹。故不至如此。然非聖人覺此而不爲也。德盛仁熟。大而化之。則自然不至有此等氣象矣。○蔡虛齋曰。看來當依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例方見意思。平正着。拘拘於上交。相反似亦狹了。或以爲本文古之制。及大註古聖賢之法。法制二字不貼。看來有何不貼。

如君子行法俟命。但天理當然處便是法制他日答彭更曰。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卽此所謂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也。○湯霍林曰。堂高二句。是宮室之巍巍。食前二句。是食色之巍巍。般樂三句。是宴遊之巍巍。○制不是制度。只理之當然處。若有成法耳。以其爲古聖賢相傳而守之者。故曰古之制。○張彥陵曰。此三不爲。是鄙之之辭。士君子得志。自有行道濟時澤。加於民事業。豈效此等輩所爲制字。最可味。大人宮室。食色。宴遊。皆極其侈。便放縱無制了。若吾儒居仁由義。一毫不敢踰。越。英謂之制。正與放縱者反。

辨按若只說我得志不爲則何日。纔得志何日。纔見你不爲。底操守仍是。一箇空談子如何能覓得。夫人在彼者皆我不爲。卽在在我者皆古之制。上見得則不爲。雖在後日而古制之在。我已居仁由義之實事矣。故曰吾何畏彼哉。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圭 近譬堂藏板

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欲如口鼻耳目四支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或問養心寡欲之說。曰。程子至矣。而其曰不必沉溺者。尤密。其論荀卿之失者。尤精也。呂侍講所謂天下之難持者。莫如心。天下之易染者。莫如欲。其亦善矣。**講**緊要在寡字多字看。那事又要這事。又要便是多欲。○養心莫善於寡欲。欲是好。欲不是。不好底欲。不好底欲。不當言寡。○敬之問。養心莫善於寡欲。養心也。只是中虛。曰。固是。若眼前事。事要時。這心便齊。走出來。未是說無。只減少。便可漸存得此心。若事。事貪。要這箇。又要那箇。未必便說到邪僻。不好底物。事。只是眼前底事。才多欲。便將本心。都紛雜了。且如

秀才要讀書要讀這一作又要讀那一作又要學寫字又要學作詩這心一齊都出外去所以伊川教人直是都不去他處用其心也不要人學寫字也不要人學作文章這不是儼道理是合如此人只有一箇心如何分做許多去若只管去看處用了心到得合用處於這本來底都不得力且看從古作為文章之士心下只趨向那邊都是做外去了只是要得寡欲存這心最是難以湯武聖人孟子猶說湯武反之也反復也反復得這本心如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只爲要存此心觀旅葵之書一箇葵受了有甚大事而反覆切鍊以此見欲之可畏無小大皆不可恣又曰未說到事只是總有意在上面便是欲便是動自家心東坡云君子可以寓意於物不可以留意於物這說得不是總說寓意便不得人好寫字見壁間有碑軸便須要看別是非好畫見掛畫軸便須要識美惡這都是欲這皆足以爲心病某前日病中間坐無可看偶中堂掛幾軸畫才開眼便要看他心下便走出來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三

近譬堂藏板

在那上因思與其將心在他上何似閉着眼坐得此心寧靜于善問如夏葛冬裘渴飲饑食此理所當然才是葛必欲精細食必欲飽美這便是欲曰孟子說寡欲如今且要得寡漸至於無○集注云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多字對寡字說才要多些子便是欲

精義

伊川曰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欲寡則心自誠荀子言養心莫善於誠既誠矣又何養此已不識

誠又不知所以養○呂侍講曰養者治也寡者少也欲者感物而動也治心之道莫善於少欲少欲則耳目之官不蔽於物而心常寧養心寧寧則定而不亂明而不暗道之所自生德之所自成也不存焉者枯亡之謂也寡欲之人操其心而存之無有枯亡之患故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則妄動而無節妄作而失常善端所由喪而天理虧焉故雖有存焉寡矣又曰天下之難持者莫如心天下之易染者莫如欲

同大全南軒張氏曰寡欲爲養心之要然人固有天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告

近譬堂藏板

資寡欲者有天資多欲者其為人寡欲則不存者寡
多欲則存焉者寡以是知養心莫善於寡欲也存者
謂其心之不外馳也雖然天資寡欲之人不存固寡
然不知存其存則亦莫之能克也若學者以寡欲為
要則當存養擴充以寡欲以至於無欲則其清欲為
遠者為無窮矣○雲峯胡氏曰孟子一書三養字皆
切要語曰養氣曰養性曰養心合而觀之氣生於理
善養氣者在養性理具於心善養性者在養心心治
於欲善養性者在寡欲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心存
而性存氣不必言矣○勉齋黃氏曰孟子嘗言求放心
心矣又言存其心矣操之則存舍之則亡心之存亡
決於操舍而又曰莫善於寡欲何也操存固學者之
先務然人惟具一心而攻之者衆聲色臭味交乎外
榮辱利害動乎內隨感而應無有窮已則清明純一
之體又安能保其常存而不放哉此孟子發明操存
之說而又莫善於寡欲也雖然寡欲固善矣然非真
知夫天理人欲之分則何以施其克治之功哉故格
物致知又所以為寡欲之要此又學者之所當察也

○慶源輔氏曰程子又極其微而言之學者須是於
欲有所向處便加克治若待其張玉則用力難矣○
蔡虛齋曰此章當以心對欲看心者天理之府而為
之善把天理逐出外者欲也朱子曰此言天理人欲
相為消長分數○呂晚村曰須知口鼻耳目四肢渾
是一團天理纔說欲便是不好此與虞書人心不同
故周子之說謂當寡之又寡以至於無而朱子又曰
只漸減少便存得此心則周子之說固精而朱子之
說又較密

○蔡虛齋曰周子曰養心不至於寡而存耳蓋寡焉
以至於無按孟子所謂欲者以耳目口鼻四肢之欲
而言周子則指心之流於欲者言則不可有也所指
有淺深之不同者耳目口鼻四肢之欲安得而盡無
也雖聖人不容絕但不至流耳○呂晚村曰此欲字
非嗜欲沉溺之欲節口之於味也一節道理孟子所
云性也堯舜所云人心也乃凡人之與生俱生雖聖
人亦必不可無者也故謂之寡寡者謂不為其所誘
溺沾戀則道心為主而仁之於父子一節道理不走

作乃所謂存焉者也。謂之有存焉者，不止是虛靈不測之物，存有與之存焉者耳。

辨按：集註謂口鼻耳目四肢之欲，人之所不能無。語類亦云：欲是好欲，不是不好底欲。不好底欲，不當言寡。及周子則謂寡之又寡，以至於無。朱子亦云：孟子說寡欲，如今且要得寡，漸至於無。夫既須要細心體無，而又日漸至於無者，此中道理最微。須要細心體貼，蓋口目耳鼻四肢之欲，搽人之所為生者言之，則曰不能無就人之所以為心者言之，則曰必至於無。人生絕了聲色臭味，安佚則將無以為生。此自是生來所不能無者，然他不能無則不過當視而視當聽而聽，當食而食，當臭而臭，當安佚而安佚，便了我。心豈可有有所沉溺，不但不可有有所沉溺，亦豈可有向故纔有所向，便是人欲。當然而然，便是天理。故順其當然，而一無所向，則雖不絕了口目耳鼻四肢之欲，我此心却自無欲了。此無欲與欲不能無初不相背也。至孟子不言無而必言寡者，此為養心用功者而言，非為心得其養而能成功者言也。故朱子謂緊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壹

近譬堂藏板

要在寡字多字看。心只一箇，道心者即心之靈明，而所以為心者，也非心之外，又有箇道心。口目耳鼻四肢之欲，亦未便是人心。若是人心，何以謂聖人亦不能無？只偏向口目耳鼻四肢之欲上去，方是人來靈明之道。心分數纔多，便是有所偏向，便是人心。而本寡也。欲底分數纔少，則本來靈明之道，心分數便就邊明底盈一分，那邊暗底少一分。那邊暗底虧一分，這邊明底便減一分。那實明者，月之體而暗者，非分之體也。晚村謂五者之欲，即是人心。又謂心存不止是虛靈不測之物，此便是把仁義之心，看存虛靈不昧之外，而心只是一箇空殼子。道心之良，看存虛靈不受在裏面，互爭勝負，無怪乎異端無善無惡。有善有惡，善惡相混，諸說紛紛，而未敢不致晰也。此理辨在毫芒，關係非小，不敢不致晰也。此理

○曾皆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曾子以父嗜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

精義 呂侍講曰：孝子之於親，生則致其養，終則致其哀。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曾皙嗜羊棗，而曾子忍食之乎？夫膾炙非不美也，天下之所同嗜也。羊棗非天下之所共嗜也。曾皙獨嗜者也。以曾子之孝，豈不能忘口腹之欲，而孜孜膾炙哉？思其平生所獨嗜者，故食膾炙而不食羊棗也。猶論名不諱姓，諱其所獨而不諱其所共也。

辨 按曾子若存一毫意思，見父之所嗜在羊棗，今父沒之後，食當思親，故亦不食羊棗。便是有心不食，非不忍真心流露而出。惟見羊棗便是見親之嗜，見親之嗜便是如見其親，自不忍食之矣。句中着一而字，便寫他真心流露處。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 盡心下 美 近譬堂藏板

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

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肉聶而切之為膾，炙，炙肉也。

同 大全勿軒熊氏曰：須看不忍字。重毋沒而杯圈不能飲，不忍故也。○新安陳氏曰：不諱姓，喻食膾炙，諱名，喻不食羊棗。○朱氏公遷曰：此章據其事實，而追論之。先君子梧岡先生曰：曾子之孝，見於論孟者，凡三章。養曾皙，見其順親志，啓手足，見其重遺體，養志是生能致其養，不食羊棗，是沒能盡其思。○張彥陵曰：然則何以獨不食羊棗？故孟子特揭一獨字以曉矣。曾子何以獨不食羊棗？故孟子特揭一獨字以曉之。○顧麟士曰：諱名不諱姓，亦是指親之名姓而言。○吳棫右曰：曲禮云：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註曰：及事父母，聞祖之諱，則諱之。恐觸犯而動父母心也。則雖諱親之名，只是恐其

觸而有感焉耳。正與不食羊棗同。故以為証。
擲一較到物之美不美。親之同嗜不同。嗜然後忍。
不忍食不食。便是不出於孝思。真情節不食羊棗再。
不食膾炙亦。筭不得孝矣。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
羊棗。曾子不自知其何為也。孟子代推出膾炙所同。
羊棗所獨。是原其所以觸動不忍。與不觸動不忍之。
故究竟曾子不計較所同所獨。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在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畧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

○大全慶源輔氏曰：志大謂狂。畧於事謂簡。如曾點異乎三子者之撰，則志大而畧於事可知。直欲躡乎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七

近譬堂藏板

聖人之樂處，則期望高遠可知。終不肯做下學工夫。後至於臨人之喪而歌，不能改其舊可知。狂，簡二字，又該括得下兩句。進取，卽是志大。不忘其初，卽是畧於事也。○林次崖曰：萬章引孔子在陳之言，其間在思狂。孟子引孔子之言，并猥而告之者，為狂猥皆可。進於道，萬章之問未完也。既答萬章如何，斯可謂狂之問。又曰：狂者又不可得以下者是。因上文所引孔子思猥之言而詳其意。○狂志大也。簡畧於事也。由其志大，故進取由其畧於事，故不忘其初。

○蔡虛齋曰：進取，不忘其初，都放在狂簡外說，不是申解他。蓋狂簡在猶是目之之辭，下文云云，都是說狂簡之所以為狂簡者如此。

○按萬章問語，但曰：何思魯之狂士，則狂簡二字，自重狂。簡只是所以僅成其為狂。在處蓋志大而畧於事，則所見高遠而行又副乎其志，便不叫做狂。不畧於事，故僅成其為狂。進取是狂之好處，更無可裁，不忘其初是狂之壞處，卽所謂簡。裁正是裁其簡也。後文其志膠膠然曰古之人，古之人，便是說進取。

夷考其行而不掩。便是說不忘其初。萬章尚有何以謂之狂也一問。此只述孔子語。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獨乎狂者進取。獨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為。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獨作狷。有所不為者。知恥自好。不為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

蔡虛齋曰。其次。專指狂者。答萬章問。意孔子之言。本兼狂獨。孟子引來。特要應何思魯之狂。上一句。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 盡心下 矣

近譬堂 藏板

按時解多云。中道狂狷俱以天資言。與之謂教以學問之功。而進之聖人之域。若中道即兼學問說。則品詣已成。夫子無可與之矣。此說亦太泥。觀狂狷之斐然成章。夫子猶要裁則可見。狂有在底。學問獨存。獨底學問。皆要成德。狂獨之文章。片段。夫子纔思他傳道。豈是空空一箇狂獨底天資。狂也不能如曾點之能見大意。獨也不能如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如何一去其偏。便到聖人地位。中道若只見天資純粹。無礙雜偏。頗則聖門顏子而外。閔子騫冉伯牛仲弓等。亦尚有許多人。正為學問工夫。煞甚難自顏子聖天。便未聞好學。中道所以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聖人思傳道。須是聖人之道。盡在他身上。無分毫。不相似。纔算得。豈得謂品詣已成。便無可與之。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問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琴張名牟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皙見前篇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語牧皮未詳

同如全莊子大宗師篇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相與為友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行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倚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喪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記檀弓下季武子寢疾及其喪也曾點倚門而歌
論按孟子如琴張曾皙牧皮之如字正從敢問何如之如字生來章是問何如一人孟子答說如琴張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堯

近譬堂 藏板

曾皙牧皮一等人如字是偶舉來作証不限定此三人

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問

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嚶嚶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而不能覆其言也程子曰曾皙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

大全新安陳氏曰志大言大動欲慕古狂故也平考其行。行不掩言。簡故也。慶源輔氏曰曾皙之志固不止於如此。然其不屑於事爲。其志直欲徑探乎聖人之樂處。則與所謂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之意。亦不相遠。而其行有不能掩其言者。則又自有不可誣也。故集註取程氏之說以釋之。夫子與之者。是與其志大言大也。便是堯舜氣象者。是亦所謂古之人。古之人之類也。○王觀濤曰。其志嚶嚶然。嚶字從口。旁屬言。居多。註云。志大言大者。志大形爲言大也。不是兩平語。觀白文提其志二字。於嚶嚶上可見。○動稱古人有自期待意。夷乎也。不是平平不責以過高之意。只是據他動稱古人。却將其言與其行。此並要他言與行一般高。大他却有不掩其言處。

林次崖曰。夷考其行。夷平也。這字從上古之人。古之人生來。緣他動曰古之人。古之人說得高了。故平考之。蓋始未責以其高。且從其日用平常而考之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卒

近譬堂藏板

以實之。見其志非徒大。乃實與聖人同。是他識見已。到這裏。惟志實與聖人同。故說暮春一段。便能道得。天理流行之妙。而萬物各得其所。氣象已在其中。則言亦非徒大而巳。但言與志是一般。行不能與言是一般。故夷考其行而不掩。惟不掩所以爲狂。若掩則不止於狂矣。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獯也是又其次也

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獯者之意。狂有志者也。獯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屑潔也。

附大全朱子曰。狂者知之過。獯者行之過。慶源輔氏曰。狂者是合下氣質高明。便自有所見。

者。猥者是合下氣質貞固。便自有所守者。狂者則於知上所得分數多。猥者則於行上所得分數多。聖門學者。必皆中與和合德。知與行並進。然後為貴。所謂中道者。是也。此等人既不可得。故不得已而與夫狂猥也。○新安陳氏曰。以不善為不潔。而不屑為之也。○呂晚村曰。琴張會替牧皮。固狂者一流。然終不知所裁。不足以與大道之傳。故曰不可得。如顏子早夭。不及見其大成。卽不算與之。

異南軒張氏曰。中庸云。知者過之。其狂者歟。賢者過之。其狎者歟。鄉原卽所謂小人之中庸也。

辨狎狂者是真箇守得。只行有不掩。若中庸所謂知者過之。則過乎中道。而以道為不足。行。豈是狂者之過。之則過乎中道。而以道為不足。知。豈是猥者之過。南軒說頗差謬。朱子狂者知之過。當作知過其所行。猥者行之過。當作行過其所知。說不可悞。春○時解謂是又其次也。只作是又次於中行。不作又次於狂。然上有狂者。又不可得。句則又次於中行。亦必次於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全 近譬堂 藏板

狂矣。但。又。字。自。頂。中。行。來。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

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慤字。皆讀作愿。謂謹愿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愿。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為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為幸。淡惡而痛絕之也。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

同 大全慶源輔氏曰。先儒皆以原為善。不惟無所據。又既謂之善人。則不應遂以為德之賊。故集註引荀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全

近譬堂藏板

子為證以原為愿。且曰鄉人無扣。其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原字固淺狹。又鄉人以為原。則亦非真愿也。○蔡虛齋曰。狂者知之過而行不及。狷者行之過而不及。鄉原。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曰德之賊。德即中道也。○鄉原二字。鄉有意思。○吳因之曰。過我門節。萬章此問。是因上生來。蓋以狂狷之可取。以其可進於中道。而鄉原正中道之可取者。故問何如斯也。○王觀濤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充鄉原為無可惡意。也。故下文亦只答以鄉原為人之實。未詳言其賊德。○林次崖曰。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曰何以是嚶嚶。這兩曰字。愚意皆是孟子說。不是萬章問。而孟子答。故下文一鄉皆稱原人。條方着萬章字。不該下文着萬章字。於此則畧。所以不作萬章問也。

按萬章先有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一段意思。在胸中。見得他有似於中行。可以入道而勝於狂。獨矣。乃中行不可得。寧思狂。獨之偏。而不思鄉原。且寧思得狂。獨之偏。而淡惡鄉原。故實究鄉原之為人。○鄉原德之賊意。在此節。只是緣起問意。却不重。後自有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一問在。

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蹢躅。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闒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蹢躅。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嚶嚶。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人邪。又譏獨者曰。何必如此。蹢躅。涼涼。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但當為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為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闒如闒人。

之奄閉藏之意也。媚求悅於人也。孟子言此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

語類原字與愿字同義。以其務為謹愿。不欲忤俗。以取容。專務狗俗。欲使人無所非刺。既不肯做狂。又不肯做狷。一心只要得人說好。更不理會自己。所見所得。與天理之是非。彼狂者。嚶嚶然以古人為志。雖行之未至。而所知亦甚遠矣。狷者。便只是有志力行。不為不善。二者皆能不虧流俗。污世之是非。雖是不得中道。却都是為己。不為他人。彼鄉原。便反而笑之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此是鄉原笑狂者也。行何為。踴踴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此是鄉原笑狷者也。彼其實所向。則是聞然。婦於世而已。孔子以他心一向外馳。更不反已。故以為德之賊。而孟子又以為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狂狷是箇有骨力底人。鄉原是箇無骨力底人。東倒西插。東邊去取奉人。西邊去周全人。看人看頭。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全

近譬堂藏板

眼尾周遮掩蔽。惟恐傷觸了人。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闔然媚於世。此是鄉原之隱情。匿志。孟子說破其情狀。○蔡虛齋曰。鄉原之制行。是慾狂狷之齟齬於世。而自立一門戶做人。故其譏狂者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又譏狷者曰。行何為。踴踴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此鄉原之言如此。其志可知。故不為狂者之嚶嚶。亦不為狷者之踴踴涼涼。但只闔然深藏以求媚於世。使人皆無非刺。人人見我都好。如此者是鄉愿也。○闔然媚於世一句。是孟子語。上都是述其言。然亦未必是鄉愿實有此言。是孟子代他說。故註云。此鄉愿之志也。○是鄉愿一句。只是對闔然媚於世說。為存者字。○或曰。鄉愿之志。只帶善斯可矣之意。非也。蓋以何以是嚶嚶。言不顧行。不好說鄉愿之志。然其實非也。然則行何為。踴踴涼涼。亦非鄉愿之志耶。○闔如奄人之奄。閉藏之意也。又曰。深自閉藏。以其收縮退歉。不敢放出一句忤人之詞。不敢做出一件戾俗之事。惟專媚世以取容。○湯霍

林曰何以是嚶嚶也五句譏狂行何爲句譏狷生斯世三句是鄉原總承狂狷而自言其志不可單屬狷一也孟子判斷鄉原底公案○王觀濤曰時講生斯世也二句見不必如狂之慕古善斯可矣一句見不爲斯世也來

辨按集註譏狂狷之下又曰此鄉原之志也似生斯世也三句作鄉原自言其志如此語類却又謂何斯可矣是笑狷故蒙引發明之愚細玩白文只躡蹠涼涼是狷者所獨若生斯世不肯僅爲斯世之人不肯僅要人道他善而止則狂與狷之所同况何爲所以自是怪異而譏之詞若爲斯善斯分明是狂狷所見不到而鄉原所見得狷者作自言其志甚妙若將鄉原之志總承上譏狂狷之言作不以此爲志亦覺費力况下闕然媚于世句正從生斯世三句來若把三句單作譏狷者則闕然句斷辭反無根矣此不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舍

近譬堂藏板

當從語類而當據集註者也又語類前半段既不肯做狂又不肯做狷一心只要得人諛好又曰狂狷雖是不得中道却都是爲己不爲他人則又明以主斯世三句總承狂狷而自言其志矣後數句恐與前文相背或記錄之誤亦未可知敢並存以俟知者頑按若把譏狂狷看做一截善斯可矣又看做一截則闕然媚世一斷單承善斯可矣而譏狂狷之言只作緣起矣不知譏狂狷之言正以爲之志不厭于狂狷處即是探得世人心中所善而求其善斯可處也○既是媚則已顯然可見然小人之媚何用闕然鄉原正于藏頭縮尾處使人不敢以媚世目之此是第非之無舉刺之無刺一段看闕然自令鄉原心膽定地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

為德之賊何哉

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為德之賊故萬章疑之

也蔡虛齋曰無所往而不為愿人謂人皆慕而效之

也按萬章看做原字已是美稱而又一鄉皆稱原人則到處皆謹厚矣為原人便是無一處不見他是箇原人都所往而不為原人便是無一處不見他是箇原人都非之無舉利之無刺一尺模樣在虛齋謂人慕效之失之遠矣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汚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金

近管堂藏板

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頹靡如水之下流眾莫不然也汗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

也大全朱子曰狂者所見過于高遠而行不到狷者能力行而見有所不逮二者皆可收拾入來至于鄉原則孟子敢斷然以為德之賊者蓋其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使其回頭來却未可知只被他自以為是既把來做是了便休是以終身為原人而孟子以為德之賊也

也南軒張氏曰此數句極鄉原之情哉非之無舉刺之無刺言其善自矯飾流俗能同汗世能合言其無所執守也以忠信廉潔曰似則非真矣眾皆悅之則異乎鄉原之善者好之矣自以為是所以卒為鄉原而不可反也堯舜之道大中至正天理之存乎人心者也此所謂善也若鄉原所謂善斯可矣則出于一

他。媿于世處無非無刺似忠信似廉潔以包裹他同
流合汗之行正是他闊然媿於世處如此能令眾
皆悅之。終成得。一箇善斯可矣也。然如此而不自以
爲是。則撥轉偕世心腸未必不可入道。故朱子謂使
其回頭來。却未可知。只被他自以爲是。既把來做是
了。便休是以終身爲原人。而孟子以爲德之賊也。所
以自以爲是也。謂自以爲是。句不深一步者。亦非也。
心。衆皆悅之。則衆皆以之爲是矣。不可與入堯舜之
道。則正之以道而鄉原又皆不是矣。是此一句對上
下。兩句自然衆心裏事。則自以爲三字。是堯舜之道。是
不合他自家心裏事。則自以爲三字。是鄉原胸中一
他。把握不靠外邊轉移也。他分明要賊德。莫放鬆了。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全 近譬堂 藏板

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閒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
環人皆以爲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
○大全慶源輔氏曰。佞者有口才。能辯說。故以爲才智之稱。惟其能言。則其說多似義。而實不然。故以爲害義。巧言之人。徒尚口。而初無誠實。故以爲害信。鄉原既譏狂者。而不狂。又譏狷者。故不狷。衆皆悅之。故人皆以爲善。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有似乎中道而實非。此聖人所以恐其亂德而深惡之。據論語所載。亦與此不同。雖有詳畧。然其惡似而非之意。則一也。○蔡虛齋曰。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以其

思巧而才便本是不義的事。被他安排詐說來。又都是義。若利口則專就言語說。○林次崖曰。莠似苗。使人觀之。莫能辨。誰爲苗。故亂苗。佞人之言似義。使人聽之。以爲真義。故亂義。利口之言似信。使人聽之。以爲真信。故亂信。鄉原非忠信廉潔。而似忠義廉潔。使人莫辨。真忠信廉潔。故亂德。○張彦陵曰。真是固爲盡善。真非不能感人。惡似而非者。以其最易惑人也。○王觀濤曰。恐字皆是自推其惡之心。

翻按惡似而非者。一句自當提起。上五項俱陪起惡。鄉原恐其亂德也。一句鄉原許多妙術都在這似字裏。原若可非。若可刺矣。而又無可非無可刺。以其似也。同流俗而推尊於流俗。合汗世而見重於汗世。以非似也。故似忠信似廉潔。自是鄉原底骨子。蓋單是無非無刺。也不能亂德。單是同流合汙。也不能亂德。惟似忠信廉潔。便亂德了。似忠信廉潔之無非無刺。同流合汙。則愈亂德了。何也。以其衆皆悅之也。此世風之所以壞而人心之所以死也。與。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六

近譬堂藏板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興興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爲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尹氏曰。君子取夫狂狷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狷者有所不爲。而可與有爲也。所惡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爲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無他焉。亦

曰反經而已矣

語類 敬之問經正則庶民與這箇經正還當只是躬行亦及政事否曰遠籥不必分做兩件說如堯舜雖是端拱無為只政事便從這裏做出那曾恁地便了有禹湯之德便有禹湯之業有伊周之德便有伊周之業終不如萬石君不言而躬行凡事一切不理會有一家便當理會一家之事有一國便當理會一國之事又曰孟子當揚墨塞道其害非細孟子若不明白說破只理會躬行教他自化如何得化賀生問此即大學明德親民之至否曰然新民必本于明德而明德所以為新民也○問集義反經之說如何曰經便是大經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者若便集義且先復此大經天下事未有出此五者其間却煞存曲折如大學亦先指此五者為言使大綱得正則其他節目皆可舉若不先此大綱則其他細碎工夫如何做譬如造屋先有根脚然後廳牖有安頓處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全

近譬堂藏板

為說此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凡異端邪說日新月盛其出無窮蓋有不可勝正者惟吾學既明則彼自滅熄耳此學者所當勉而不可以外求者也○經正則庶民興蓋風化之行在上之人舉而措之而已庶民興則人人知反其本而見善明見善明則邪慝不能惑也既人知不惑則其道自然銷鑠而至於無也歐陽永叔云使王政明而禮義克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亦此意也

同 大全新安陳氏曰邪慝不止是鄉原如楊墨皆是以此章言則指鄉原故云鄉原之屬○吳氏程曰回互委曲掩覆也是非以下八字皆所以貼正字且見不容邪慝之意○蔡虛齋曰經即上文所謂德註中所謂中道也自父子君臣之間以至一應事一接物之際其所當行者皆常道也○反經且就君子身說至民興於善方是人化之○經正常道既復則正矣○君子兼德位言語類反經兼躬行及施為此說最盡○呂晚村曰反復之也正復其所也聖賢大聲疾呼驚世震俗到得此理復明原是人人所自有不是

聖賢別將一件換去也。不是別有所修。改加減於上面也。惟其如此。憑他管商申韓儀秦佛老告子象山公甫伯安百般惑亂。日新月盛。到底漸滅。他不得。今日提起。便在只恨無君子反之使正。以奏興起之功耳。○經與民源流合一。故正與興氣息相關。此卽性善之旨也。正者正其善。興亦興其善。君子不是別有。个道理。只就此中分辨出似善而非善耳。異端之亂道。亦未嘗敢道个不善。故只好說个無善無惡爲本體也。今人動云佛氏亦勸人爲善。陽明亦教人爲聖人。然則墨子一書。亦言修身尙賢以治國平天下。同是堯舜同非桀紂。韓退之且感其說矣。何以孟子獨斷个無父禽獸之極罪乎。故後世講學。只是是非不曾分明。纔不分明。便經不得其正。身入於邪惡而不自知其非也。

墨林次崖曰。此君子是有世道之責者。方能經正而庶民興。不然。雖以孟子之距詖。行放淫辭。而不能息戰國之楊墨。韓昌黎之佛骨表。歐公之本論。而不能去萬世之佛氏。○呂晚村曰。反字在經字上。正見人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平

近譬堂藏板

人可以用力。反得一分。卽有一分之興。至正字在經字下。非孔孟程朱之功。不足以當之也。○經正民興。原在學術上說。玩註是非明白無所回互八字。則正與都就知一邊看。若泛作政教感化講。失之遠矣。反經之任。堯舜與孔孟共之。能言距楊墨者。卽君子也。按註云。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爲異說。以濟其私。此不是說正大經。只在言語上蓋反者復也。復萬世不易之常道。必是在上如堯舜。則既有躬行。又有政事。語類所謂不可分兩件說。是也。在下如孔孟。則既有躬行。又兼教誨。語類所謂若不明白。經既正。主理會躬行。教他自化。如何得化。是也。蓋大經既正。主持世道者。旣以躬行做榜樣。而政事教誨。又存以叮嚀。反復勸導。平斯民。則庶民莫不興於善矣。如此安存行得。是辨不得非之理。故是非自然明白。一邊是經常。一邊是邪惡。何所回惑。交互參錯於其間。則邪惡不期無而自無矣。若說經正。只辨學術。則空言何補。而民未必興矣。若謂民興。亦就知一邊說。恐民可使由。不可使知。而膚淺之知。又濟得甚麼事。邪惡又何能遽

無也。晚村說不當。能言距楊墨也。只說是聖人之徒。何嘗說是聖人。此君子能反經經。正以與庶民斷。非堯舜孔孟不能當之。若謂但距邪惡。卽是此君子。亦看差了。反經是旣經惑亂之後。把萬世不易之常道。一力擔當。整頓。起若反得一分。便想一分之與。是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這却如何得。或云楊墨鄉原。門庭不同。眷屬則一。只是同箇沒是非耳。愚謂亦不然。彼鄉原同流合注。真是沒是非。楊執爲我之見。則拔一毛利天下不爲矣。墨執兼愛之見。則摩頂放踵亦爲之矣。此尙是有是非。但是非底偏。非吾儒之是非耳。鄉原。則東倒西歪。至無所不爲。只善便斯可。註下是非明白。正對鄉原而言。看來楊墨之邪惡。易見。鄉原之邪惡。難知。世俗是非。原顛倒。不明白。而鄉原卽如其顛倒者。而任意以爲顛倒。故害世最深。今經正則道理分明。是自是非。非自非。彼以無是非惑人者。直是欺罔不得。蓋至鄉原之邪惡。亦無而楊墨之邪惡。不足言矣。註下鄉原之屬。屬字。雖包得廣。然正須以鄉原作主。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十一

近譬堂藏板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

同大全雲峯胡氏曰語孟末皆言堯舜以來相傳之意。但論語以行言。故歷述其政事之實。孟子以知言。故歷叙其見聞之真。堯言執中。中之用也。湯言降中。中之體也。舜自心上說。出性中之蘊。而六經言心。始此湯。自性上推原。降衷之初。而六經言性。始此心。可見堯舜湯明道處。上若見而知之。言禹臯而不言稷契。何也。或曰舉臯陶以例其餘。然考之書。稷契不曰謨。而禹臯獨曰謨。蓋可見也。堯洪範九疇。禹發之。天敘天秩。五典五禮。臯發之。其明道之功。固不小也。○慶源輔氏曰天道固有常矣。然亦不能截然整齊。須

有先後遲速○林次崖曰卽由堯舜至於湯之言味
之其意若云堯舜之道惟禹臯陶見知之於先故湯
得以聞知於後耳下二節都是這意思其歸結在未
節謂聖人之道必有見知之於先者然後得以聞知
之於後今去孔子甚近已無見而知之者則五百歲
之後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其意則謂已得見知孔
子之遙五百歲之後將必有聞而知之者是蓋以繼
往聖開來學自任也

兩按未二句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
之兩若字兩則字兩之字似是平排若無側重然章
首昂以由堯舜至於湯一句則已提起堯舜與湯來
而着禹臯陶則見而知之一句於中這便見面平而
意側故語類謂若非前面見而知得後之
人如何聞而知之也下兩節亦當如此看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
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三

近譬堂
藏板

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卽仲虺也爲湯左相

同大全雲峯胡氏曰舜言精一而後協於克一伊尹
能發之堯言執中而後建中於民仲虺能發之曰勇
日智曰仁曰禮曰義中庸三達德孟子四端已散見
於仲虺語中矣皆只是知萊朱卽仲虺也○論語之
末言武不言文此言文不言武文王謨以明道言也
武王烈以行道言也易之作也其於中古乎文王明
道之功大矣○新安陳氏曰萊朱與伊尹並稱而經
傳不他見仲虺作語弘大精微仁義禮智信皆開端
言之而德日新一言文首唱之湯盤銘伊尹咸有一
德皆因而述之伊尹相湯虺爲左相同時他誰與之
班者萊朱卽
仲虺也必矣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
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或問禹臯陶之徒。本皆名世之士。伊尹太公又湯文之師。非必見其君而後知之也。至於湯文孔子。又或生知之。聖亦非必聞前聖之道而後得之也。此而曰見而知之。聞而知之者。蓋以同時言之。則斯道之統。臣當以君為。玉以異世言之。則斯道之傳。後聖當以前聖為。師學者不以辭害意焉。可也。

諸類問聞知見知所知者何事。曰。只是這道理。物各具一理。又問此道理如何求。謂見之於心。或求之於事物。曰。不知所求者何物。若不以心於何求之。求之於物。亦是以心。

問大全或曰。尚父鷹揚之士也。散宜生於經傳不多見。亦以為見文王之道而知之者。何也。雲峯胡氏曰。朱子異同條辨。孟子卷十四盡心下。近譬堂藏板。

敬勝怠。義勝欲之類。非。太公孰發之書。曰。茲迪彙教。則彙倫之教。散宜生蓋有助焉。蔡虛齋曰。要之亦不必取敬於書傳。書傳為載。有限。彼既見知。聞知則大道之全。自其渾然之體。與其燦然之用。何所不周。何所不至。而豈可以簡冊有為。而發之遺言緒論為之證哉。見大意者。默而識之可也。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

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

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羣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旨深哉○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卷十四盡心下告

近譬堂藏板

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或問章末二句則孟子之致意深矣觀其所謂然而無有乎爾則雖若託於不居而其自在之實可見觀其所謂則亦無有乎爾則雖若歎其將絕而所以啓夫萬世無窮之傳者又未嘗不在於斯也學者誠能深考其言而自得之則古人雖遠而其志意之所存者蓋無以異平日相與言而授受於一堂之上也故

於此竊以子程子之傳繫焉後之君子其必將有慨然有感於斯者矣

語類

問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曰惟三山林少穎向某說得最好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湯則聞而知之也孟子去孔子之世如此其未遠近聖人之居如此其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則五百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

附

大全朱子曰由堯舜至孔子率五百餘歲而聖人一出所以異世同心歷聖同道道統繩繩相續不絕者實賴同時之見而知之者知之於先而異世之聞而知之者得以知之於後耳自孔子至今方百餘歲去孔子之時若此其未遠也孟子鄒人近孔子所居之魯又若此其甚也若使今此已無有見而知之者則如前所云五百歲之後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

同 雲峰胡氏曰論先後則不有見之者而孰有聞之者是則見而知之者為先論難易則見而知之者聚精會神於一時之頃而聞而知之者心融神會於異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奎

近營堂藏板

世之遙是則聞而知之者為難也○新安陳氏曰朱子繫以伊川此說者見得孟子之意望百世之下將有神會心得其道者而千四百年後果有如程子者出焉見孟子之言至是而果驗孟子不傳之絕學至是而果有傳也觀韓子所謂堯以是傳之舜至軻之死不得其傳焉之言見道統之傳至孟子而絕察朱子所列明道墓表之意見道統之傳既絕而復續也孟子朱子之意章章明矣○明道嘗云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貼體出來則其得之經者為多亦可槩見耳○雲峯胡氏曰善乎勉齋黃氏之言曰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朱子而始著朱子壯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然則集註所謂百世之下必有神會而心得之者朱子亦當自見其有不得辭者矣○東陽許氏曰爾如是也指見知聞知者而言然而無有乎爾正謂在孟子時去聖人之世雖未遠而當時見之者今亡矣須將此一節子一串之下乃見其意○蔡虛

朱子具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矣

近譬堂藏板

齊曰兩爾字以如是釋之為近意若云然而無有而然者則亦無有其然者是承上文數箇見知聞知而云以其見知聞知字已層見疊出於上文故此特約其旨而省其文也或曰然而無有乎爾豈無顏曾子思三人乎而孟子云然是前無三子而自擅其見知孔子也曰不然孟子固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揚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仁義充塞人將相食顏曾子思當孔子在日則以有孔子在今則與孔子俱往矣世道之責微孟子任之則孔子之道不百年而墜矣故曰軻書孔子之道尊此孟子所以欲自比於見知者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吳因之曰由堯舜至湯文孔子皆前有見知而後有聞知乃今既無見知安得此書之肯本為憂道失其傳而發見前聖之道皆然此書之肯本為憂道失其傳寧不深可憂乎是一篇立言歸求處又在聞知上大抵見知者各節語次之屏重而聞知者則通章脉絡究竟之所重也若專重見知輕看聞知則是推道統所由傳而非憂道失

其傳之本旨矣○吳燕右曰近聖人之居以鄒魯言孟子鄒人也分明自在下二句如何又推諉分明是反言以決其必有見知與聞知也
墨王觀濤曰新說作孟子以聞知自在蓋孟子意指顏曾思等為見知而已為聞知既有後之見知決無無聞知之理但未顯言耳○張昆詒曰此章絕無重見知意孟子與孔子原不曾見知末二句特微婉其辭以寓自在之思見知聞知向任一箇耳○呂無黨曰此章有重聞知者以孔子為主也有重見知者以孟子為主也有平列不分輕重者從堯舜直下總敘也只看人見地如何紛紛聚訟都可不必要
竊按朱子語類云惟三山林少穎向某說得最好若非前面見而知得後之人如何聞而知之按此則前面六句皆重見知又曰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則五百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按此則末二句亦重上句之以見知自任矣重孔子本非此章正旨蓋孟子此處原無孔子集前聖之成之意況後此更有聞知則道統只管接續將去亦非以孔子為止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十四盡心下

七

近譬堂藏板

息也。至一繁不分輕重。只平列見知聞知。則於孟子見知之說。無論見知聞知。孟子只自任一箇。若然。則孟子為見為聞。尚不自必。而作此圖圖之語。耶亦見知矣。○或疑湯文孔子之聖。原不必待禹皋等之見知。而後聞道。何得側重見知。不知斯道之傳。後聖當以前聖為師。學者不可不辭害意。或問已言之矣。且堯舜湯文之學。少不得見知為之。辨與講明。亦不孤立。且必以見聖人之道。必足以及人。五百餘歲之後。尚足以啓聞知之統。而謂一堂之上。竟無見知者。而可乎。則存見知而後存聞知。亦理勢相因之自然。而無容疑也。又疑孟子本不曾見知孔子。似不得以見知自任。且顏曾之賢。豈不足以當見知之責。而俟孟子自任。耶不知孟子明云。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既以見已。雖於淑而無異於見知。而孟子自任見知。亦只在自家能信得及。否自家果如親見聖人之道。則不妨自附於顏曾。諸賢之後。初非抹倒顏魯諸賢。而以已獨任見知也。然而語氣

緊承。世居之近來。且戰國之時。大異於古。去孔子方百有年。而異端紛起。邪說盛行。雖有七十子之見知。亦城聖道。猶不足以息衆說之紛爭。苟非孟子以私淑之傳。開先啓後。又何以興起後世。聞知之人。而孟子之然而無存。則亦無存之言。可謂自任之決。而不必難者矣。

禩按此章說一箇由堯舜至於湯。由湯至於文王。由文王至於孔子。則已着意在聞知上。蓋聖人之興。德澤五百年後。必將漸息。非再得聖人出。來整頓一番。則聖道絕而人心死矣。然聖人之道。既能及五百餘歲之後。豈存不足以及同堂之理。故未有聞知先言見知。孔子同堂之上。見知最多。然真能知之。盡而可以傳道者。不過顏魯。孟子既自信得過。又見戰國時纔百有餘年。而異端並起。此時擔當聖道正少。一箇孟子。不得玩然而無存。則亦無存語。氣何等危。悚集註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惟恐沒見知。正惟恐沒聞知。因之說極當玩。○細看註中者矣。者乎。即代自文乎。爾二字。而累作。抑揚見知

